

~~史228.4~~

史228.2

~~史228.4379~~

~~574.2~~

574.2

~~史228.43~~

~~史222
574
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三

宋 李燾 撰

仁宗

嘉祐元年秋七月辛巳朔詔三司開封府臺諫官審刑院復上殿奏事仍日引一班自上不豫惟二府得奏事至是始引對羣臣

壬午降尚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公事左藏庫副使馮文俊爲廣南西路都監初審刑院斷文俊前知鎮戎軍失入死罪二人引去官勿論上以人命至重特降之

癸未禮院言按明道元年天安殿恭謝設太祖太宗配位又皇祐五年南郊三聖並侑今請大慶殿設昊天上帝皇地祇位以太祖太宗眞宗並侑前一日享太廟詔

恭依

乙酉詔京東西荆湖北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公事分行賑貸水災州軍若漂蕩廬舍聽於寺院及官屋寓止仍遣官體量放今年稅其已倚閣者勿復檢覆

丙戌賜河北路諸州軍因水災而徙他處者米人五斗

其壓溺死者父母妻賜錢三千餘二千此必因周流奏請也文

彥博富弼等之共議建儲未嘗與西府謀也樞密使王

德用聞之合掌加額曰置此一尊菩薩何地或以告翰

林學士歐陽修修曰老衙官何所知於是上疏曰臣伏

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僚上封言事有以

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

古有之然未有災入國門大臣奔走滄浸社稷破壞都

城者此蓋天地之大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人

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存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

筏露居上雨下水纍纍老幼狼籍於天街之中又聞城

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飄流此皆聞之可傷

見之可憫生者旣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

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報奏無日不來或

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

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

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懼莫

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爲咨詢冀以消伏竊以天人

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

無應之變其變旣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爲

責重公直監之爾 卷一百八十三 二

可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宗祀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副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僚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亦眾然爲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

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副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副則人主安有儲副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副旣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爲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爲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卽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後唐明宗惡人言太子事羣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是

則何害其爲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立而秦王從
榮後以舉兵窺覬陷於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
況聞臣僚所請但欲擇宗室爲皇子爾未卽以爲儲貳
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
當審重而不可輕發所以遲遲爾非惡人言而不欲爲
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
來陛下服藥大臣侍於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
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
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
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爲陛下慮之也今之所
請天下臣民以爲愛君之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
外之臣旣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

夕問安侍膳於左右然後羣臣奉奏表章爲陛下賀詞
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爲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
望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
用立爲儲副也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候皇子之
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
已爲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
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
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帥
中稍可稱爾雖其心不爲惡而不幸爲軍士所喜深恐
因此陷青以禍而爲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
一州旣以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
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爲言者

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為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世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言簡宗廟則水為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類推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為福應也臣伏讀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應詔為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疏凡再上皆留中不出韓琦舊傳云歐陽修因水災再上疏皆留中修傳亦云水災即嘉祐元年事而修傳乃于作樞副復載之誤也修奏議自有月日王德用事據江氏雜志誤云富范

蓋誤以文為范也今改之知制誥吳奎言王者以社稷為本宗廟為重社稷必有奉宗廟必有主陛下在位三十五年而嗣續未之立今之災沴乃天地祖宗開發聖意不然何以陛下無大過朝廷無甚失輒降如此之災異乎在禮大宗無子則擇支子之賢者漢成之於哀帝孝和之於安帝皆兄弟之子也若以昭穆言之則太祖太宗之曾孫以近親言之則太宗之曾孫陛下所宜建立用以繫四海之心者也況陛下春秋猶盛侯有皇子則退所為後者頗優其禮數使不與他宗室等亦何為而不可臣願陛下勿聽陰邪巧說以誤大事書之史冊為後世歎憤臣不願陛下以聖明之質當危亾之比也臣恐此事不宜優游願速以時裁定之不速必有姦人陰賊其間

然亦不獨陛下之過輔弼之臣未聞力爭致宗社無本
鬱結羣望感召沴氣毒流天下所宜深罪推之咎罰無

大於此范鎮疏云三十五年吳奎云三十四年奎蓋誤
附見修內制奎外殿中侍御史呂景初亦言此陰盛

陽微之戒也商周之盛並建同姓兩漢皇子多封大國
有唐宗室出為刺史國朝二宗相繼尹京是欲本支盛

強有磐石之安則姦雄不敢內窺而天下有所係望矣
願擇宗子之賢者使得問安侍膳於宮中以消姦萌或

尹京典郡為夾輔之勢又言天象謫見妖人訛言權臣
有虛聲兵眾所附中外為之恟恟此機會之際間不容

髮蓋以未立皇子社稷有此大憂惟陛下早為之計則
人心不搖國本固矣景初數詣中書白執政請出狄青

文彥博以青忠謹有素外言皆小人為之不足置意景

初曰青雖忠如眾心何蓋為小人無識則或以致變大

臣宜為朝廷慮毋牽閭里恩也

丁亥環慶路經略司言環州轄裕勒等族叛知州張揆
以蕃官慕恩等九萬七千餘人往討之斬首一千一百

俘三十四人羊牛二千餘黨各獻馬投降即合依舊住
坐

己丑出內藏庫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賑貸河北水災
州軍其人戶預買綢絹權與倚閣

庚寅遣官謝晴
壬辰罷京師舊城裏所增巡檢 殿中侍御史趙抃言
臣近兩次彈奏李仲昌等乞行竄殛以正典刑近觀中

書劄子仲昌等奉聖旨將來經恩並不得復官及差遣
唯轉運使燕度元係管勾修六塔河并固護埽約明知
其不便默無一言盱眙隨人終致敗事今仲昌等聊示
貶降獨度未蒙黜罷有何顏面向擁使權公議物情甚
未平允臣伏望早賜黜罷燕度職司以慰安河北人心
免更生事又以示朝廷用法不私也據趙抃奏藁以十二日

也日

己亥工部郎中直史館張瓌為戶部郎中都官員外郎
劉述為兵部員外郎屯田員外郎王彥臣為都官員外
郎知審官院胡宿等言三人者自明堂覃恩逮今六年
不下磨勘文字特遷之劉述湖州人王彥臣冲子
庚子賜祁州團練使李珣大例俸給仍毋得為例以珣

章懿太后之姪也

辛丑三司使戶部侍郎楊察卒贈禮部尚書諡宣懿察
勤於吏職雅多益善癰方作猶入對商權財利歸而大
頓人以為用神太竭云

癸卯武康節度使知相州韓琦為工部尚書三司使唐
制節度使納節不降麻本朝丁謂自節度使為參知政
事止舍人院命詞今除琦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

乙巳貸水災民麥種詔麟府州見定屈野河界至其
令邊吏毋得蹂踐田苗如西人內侵即相視遠近驅逐

之事具二年二月甲戌

是月有彗出紫微垣歷七星其色白長丈餘

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司馬光又上疏曰竊以為國家

者政有小事有緩急知所前後則功無不成議者或曰當今之務大而急者在於水災泛濫是大不然彼水災所傷不過污下及河濱之民若積雨既止少疏而塞之則民皆復業豈能爲國家之患哉然則在於穀帛窘乏是又不然夫以四海之富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使良有司治之穀帛不可勝用也豈能爲國家之患哉然則在於強敵侵盜是又不然夫強敵侵盜不過能驚擾邊鄙之民御之有道備之有謀可使朝貢相繼豈能爲國家患哉以臣之愚當今甚大而急者在於根本未建眾心危疑釋此不憂而顧彼三者是舍其肺腑而救四支也不亦失乎借有高才之臣能復九河之道儲九年之食開千里之邊而本根未建尙何益也況復細於三事

哉今陛下聖體雖安而四方之人未能遍知尙有疑懼者不以此時擇宗室之賢使攝居儲副之位內以輔衛聖躬外以鎮安百姓萬一有出於意外之事可不過爲之防哉竊意陛下洞照安危策應已定而尙密之未欲宣示於外審或如此亦恐不可何則今天下之人企踵而立挾耳而聽以須明詔之下然後人人自安又何待密哉若以儲副體大非造次可定或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遏禍難之原靖中外之意今朝廷朝夕所議大抵皆目前常事非甚大而急者臣恐高拱雍容養成國家之患從而理之用力難矣此臣所以寢不能安食不能飽不避死亾之誅進言不已者也

王子詔秦鳳經略司西界移文保安軍乞抽還修古渭

寨軍及索叛去張納芝臨占等古渭寨乃秦川屬地張納芝臨占世為蕃官其令保安軍以此報之

癸丑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員外郎知池州包拯為刑

部郎中知江甯府江南東路轉運使工部員外郎直集

賢院唐介為戶部員外郎時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

乞召拯介還朝宰臣文彥博因言介頃為御史言臣事

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

中復所奏召用之故有是命 詔大臣自今無得乞子

弟及親舊賜進士出身 是日知諫院范鎮言臣伏見

五月間二星相繼西流一出天江一出天市出天江者

主大水出天市者主散財當是時朝廷不知觀天之變

以圖消伏又不知為防以備其災才及一月而都城大

水民居室廬及軍營漂壞者不知幾十萬區天變之不

虛發也如此近日以來彗出東方孛於七星其色正白

七星主急兵色白亦主兵天意若告陛下將有急兵至

欲陛下與大臣相救警以求消伏之術不可宴然復如

前日也陛下自正月不豫至於今二百餘日既已平復

羣臣稀得進見設有得進見者又不與謀天下大計天

下之人其心皇皇所以感動上天之變也方此時豈無

乘間觀釁起為盜賊如大水之入都城者乎陛下即位

三十五年以納諫為德以畏天為心至於小小論議未

嘗不虛懷開納今及宗廟社稷之計反拒諫而不用違

天而不戒乎臣職當言不敢愛死默默以負陛下陛下

以臣言為然乞以臣前所上章與大臣速定大議以臣

言爲不然乞加臣萬死之罪何者陛下素有納諫之美因臣奏疏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更不敢復奉朝請謹闔門以待萬死之罪

甲寅鎮復遺執政書言鎮前後六奏宗廟社稷安危大計而兩奏親納中書厯月踰時寂然不見有所猷爲此鎮任言之責不可以不待罪也古之人三諫而不從則去今鎮已六諫矣古之人仕魯不合則去之齊不合則去之衛之晉惟其意之所之今天下一統鎮去而何所之乎惟有待罪而已相公又教以不可效干名希進之人鎮退而竊自惟念不敢奉教而決然爲之者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以死亂兵之下也此方是鎮擇死之時尙安暇顧干名希進之嫌而不爲去就之決哉夫事有

緩而不可急爲者亦有急而不可緩爲者當緩而急當急而緩其爲患均天之見變亦然流星與彗之變是也今彗之變當急而朝廷尙欲緩之此鎮甯死於朝廷之刑也伏願諸公攜鎮之書言於上前速定大計如其不然卽賜鎮之死放鎮歸田解鎮之職而置之散外皆諸公之賜也

乙卯鎮又言臣前六奏宗廟社稷之大計四奏進入兩奏奉聖旨送中書陛下不以臣章留中而令送中書者是欲使中書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而中書遞相設辭以拒臣以此觀之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爲也爲大臣而不欲爲宗廟社稷計非所以爲大臣也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中變故畏避而爲

容身之計也今星變主急兵萬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領顧不保其爲身計亦已疎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

丁巳范鎮又言臣伏見天禧二年六月彗星見未幾而册陛下爲皇太子方是時眞宗皇帝只有陛下一人天下人心已有所係然眞宗皇帝遽立陛下爲皇太子者欲預定其分塞覬覦之路也非私爲陛下也爲宗廟社稷之計與應天譴之變皆當然也今陛下未有皇嗣天下人心無有所係故天初見流星繼以大水告陛下以簡宗廟之罰陛下君臣不知覺悟故天又出彗以告陛下而陛下君臣宴然復如前時此臣當言之責所以恐

懼而待罪也初流星示變時大臣豈意必有大水乎及大水入都城大臣親領徒役以捍水患今大水已定而不知致大水之本本由簡宗廟而不爲宗廟計故天又示彗也彗之變主急兵大臣又不先定大計以備兵變及兵如水之至而後親捍之雖勤勞如捍水之時亦無益矣陛下爲民父母已視民有壓溺之患又忍使遭戮辱之禍而不爲宗廟社稷以答天譴乎

庚申起居舍人直祕閣同知諫院范鎮爲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鎮固辭不受曰陛下以臣言爲非卽當加臣萬死之罪以臣言爲是豈可不先宗廟社稷計而遽爲臣轉官遷職也

辛酉降湖南轉運使李肅之知齊州知荆南王逵知兗

州知辰州宋守信為鄧州都監通判辰州賈師熊通判
邵州以肅之守信師熊等入峒討彭士義而軍士被傷
者四十餘人達給軍士不均也

癸亥樞密使護國節度使狄青罷樞密使加同平章事
判陳州青在西府四年京城小民間青驟貴相與推說
誦詠其材武青每出入輒聚觀之至壅路不得行上自
正月不豫青益為都人所指目又青家犬生角數有光
怪知制誥劉敞請出青於外以保全之未聽敞出知揚
州又極言今外說紛紛雖不足信要當使無後憂甯負
青無使負國家并謂宰相曰向者天下有可大憂者又
有可大疑者今上體平復大憂去矣而大疑者尚在具
以青事告之宰相應對唯唯敞既至官拜表又徧遺公

卿書曰汲黯之忠不難於淮揚而眷眷於李息朝廷皆
知為青發也及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於相國寺行坐
殿上都下喧然執政聞之始懼以熟狀出青判陳州自
皇祐末有日食之變敞嘗獻救日論三篇備言所以防
姦禦變之術青見而惡之謂所親曰劉舍人以此洗滌
青邪敞初建言或以為過至是乃服此據劉敞行狀敞
見上請出青于外上曰可論中書按仁宗自正月得疾
至七月乃見羣臣放所云必誤蓋上疏論列爾今略加
刪修庶不三司使工部尚書韓琦為樞密使端明殿
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吏部侍郎知益州張方平為三司
使自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還自益州奏免橫
賦四十萬貫匹及減興嘉邛州鑄錢十餘萬蜀人便之
始方平主計京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

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因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畱天下四衝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勢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國爾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為功河日以堙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方平奏上前晝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上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啟施行退謂方平曰自慶厯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議為本凡除主計未嘗敢先公也其後未期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或取方平集奏議詳載之然不當即附此年先是樞密直學士石諫議大夫權知開

封府王素數與歐陽修稱譽富弼於上前弼入相素頗有力焉意弼引己登兩府既不如志因加詆毀且求外官於是改龍圖閣學士知定州詆毀事據司馬光記聞當考

以冀州新河鎮為新河縣廢堂陽鎮本州言堂陽人戶稀而新河交易所會故也 是夕彗星滅 范鎮言近

臣以都城大水及彗星謫見為變非常故乞速定大計以答天譴闔門待罪祈以死請臣人微言輕固不足以動聖聽然所陳者乃天之戒陛下縱不用臣之言可不

畏天之戒乎彗星尚在朝廷不知警懼彗星既滅則不復有所告戒後雖欲言亦無以為辭此臣所以恐懼而

必以死請也今除臣侍御史知雜事則臣之言責益重於前所有告敕未敢祇受鎮又言臣本為諫官有言責

賈食台道監之屬 卷一百八十三 三

不見從故闔門待罪待罪之中除臣知雜御史是臣之言責益重也使臣何以處之若陛下寬臣之罪不置以死卽乞解言責使歸館供職或除臣遠小處一知州差遣則陛下再造之賜於臣爲無量也

甲子出恭謝樂章隸於太常 詔三司出絹三萬市馬於府州以給河東騎軍 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去年春夏間累次彈奏宰相陳執中乞正其罪而罷之是時范鎮不顧公議一向陰爲論列營救執中上惑聖聽臣尋與御史范師道抨鎮阿黨之狀今朝廷除鎮知雜臣見居臺職風憲之地趣向各異難爲同處伏望特賜指揮除臣江浙一州軍合入差遣且以避鎮亦臣之私便也

初奏十五日甲子也二十

六日再奏今只存初奏 范鎮言臣竊謂趙抃因

除臣知雜御史言與臣論陳執中事不同乞准甸一小郡者初臣自河北送伴還陛下諭臣御史言卿中路有文字救雪執中不知卿初無文字臣奏臣有無文字惟陛下可知臣在外亦聞此說未以爲信今陛下旣宣諭臣容臣卻與御史理辨自後兩奏仍乞勝朝堂不蒙施行及陳執中罷去陛下諭臣御史言執中與其女子姦通臣奏執中身爲宰相有此大惡固當斬於朝堂以令天下豈可復爲使相兼判亳州如其無此爲御史所誣亦乞斬御史以令天下無使讒言公然得行自後三奏乞窮究仍乞劄付御史亦不蒙施行竊慮臣前後五奏畱中趙抃不知本末至今交結毀臣不已伏乞檢會前奏并今狀付中書明辨施行仍劄示趙抃免致小人陰

相架扇以中傷臣所有臣乞免知雜御史事已具前奏
臣深不欲上煩聖聽然趙抃爲御史而持論如此乖謬
終不覺悟反以爲能臣若不乞明辨竊恐壞國傷化事
體不細也

丙寅刑部員外郎知制誥石揚休爲契丹國母生辰使
文思使康州刺史沈惟恭副之刑部員外郎直史館同
修起居注唐詢爲契丹生辰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
王錯副之侍御史范師道爲契丹國母正旦使供備庫
副使劉孝孫副之右司諫馬遵爲契丹正旦使內殿崇
班閤門祇候陳永圖副之尋以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勾
院集賢校理刁約代師道師道被疾故也
沈惟恭王錯
刁約劉孝孫
宰相文彥博等請罷恭謝前一日謁太廟表
陳永圖
未見

二上許之仍詔宰臣攝事

翰林學士胡宿知審刑院詳議官闕判院者當擇人薦
於上宿與同列得二人此二人才智明法無上下一人
者監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議曰虧課小失不足白
上以累才宿不可至上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足
惜上曰果得才小累何卹遂除詳議官同列退謂宿曰
詳議欲得人公固欲自上緣是不得奈何宿曰彼得與
不得一詳議官爾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誠事主今白首
矣不忍絲髮欺君以喪平生節爲之開陳聽主上自擇
爾同列驚曰某從公久乃不知公所存如此
此據胡宗
愈所作胡
宿行狀不知同宿嘗奏河朔被水災濱棣德博四州之
列者謂誰當考
民皆歸罪於李仲昌張懷恩蔡挺三人乞斬此三人以

謝河北因進呈韓絳體量劄子仲昌懷恩挺卒坐重責
戊辰禮院言大慶殿恭謝請如明堂故事用鑾駕儀仗
從之

乙亥朝謁景靈宮降京城繫囚徒罪一等杖笞釋之
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
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
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鍾皆側垂照及胡瑗皆
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鑄務得古編鐘一工不敢
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粵朕皇祖實
龠鐘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鍾夷則
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紐使下垂叩之龠
鬱而不揚其鑄鐘又長甬而振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

義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
疾已而果然於是范鎮言臣伏見國家自廢祖宗舊樂
用新樂以來及今四五年日食星變冬雷秋雹大雨不
時寒暑不節不和之氣莫甚此也使樂無所感動則已
樂而有所感動則眾異之至未必不由是也去年十二
月晦大雨雪大風宮架輒壞元日大朝會樂作而陛下
疾作臣恐天意以爲陛下不應變祖宗舊樂而輕用新
樂也不然何以方樂作之時而陛下疾作此天意警陛
下之深也自初議樂時臣屢論新樂非是其間書一通
最爲詳悉今再具進呈乞下執政大臣參詳臣書如有
可采伏乞且用祖宗舊樂以俟異時別加制作
丁丑詔太常恭謝用舊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三
戊寅詔湖北鈐轄司下溪州刺史彭士義擾邊境爲患
不已其相度招安之初魏瓘受命帥荆南建言五溪之
險師行鳥道諸將貪功生事於國家何所利因條上三
策以招爲上守禦爲下攻取爲失不報後卒如瓘策
己卯詔麟府鈐轄賈遠自今無得差禁軍回易初遠令
五人爲一保給錢十萬凡回易五十日出息錢四十萬
以備犒軍及下轉運司體量以爲舊例如此卽無私人
故戒約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三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四

仁宗

宋 李燾 撰

嘉祐元年九月壬午司馬光又上疏曰臣聞書曰遠乃
猷詩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況國家之弊在於樂因循
而多諱忌不於安治之時豫爲長遠之謀此患難所由
而生也自古帝王卽位則立太子此不易之道也其或
謙撝未暇則有司爲請之所以尊社稷重宗廟未聞人
主以爲諱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
臣莫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患相尋不可復振
不知本強則茂基壯則安今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
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爲大然而各畏

忤主之誅莫敢進言獨臣不愛犬馬之軀為陛下言之
歷觀春秋以來迨至國初積千六百年其間兵寢不用
者不過四百餘年至如聖朝芟夷僭亂一統天下朝野
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鬪蓋自上世以來未
有若今之盛也且國家於州縣倉庫斗糧尺帛未嘗不
嚴固局鑄擇人而守之況國家融明閎茂之業豈可不
謹擇親戚可信任者使助陛下守之乎陛下獨不念太
祖太宗跋履山川經營天下真宗宵衣旰食躬致太平
之艱難乎此臣所以夙夜皇皇起則思之卧則計之感
歎涕泗而不能已也或者謂臣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
事侵官也臣愚以為自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
庶人百工商旅矇眊芻蕘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

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
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
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為害豈不深乎鄉以水
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而勤求得失臣安敢舍此大節
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欲望陛下察臣區區之
心斷而行之使遠近渙然無復憂疑自然神靈悅於上
而災異伏眾庶喜於下而姦宄消至於草木昆蟲靡不
蒙被其福其為功業豈不盛哉惟陛下早留神裁察
時范鎮亦累奏辭所除官且乞因恭謝大禮決定大議
其言曰臣前後三準中書劄子趣臣赴臺供職有以見
陛下愛臣之深也初臣待罪陛下不加以罪而又遷擢
之臣未即赴職而陛下三降聖旨敦趣之是陛下之恩

意於臣篤且至也而臣終不敢輒輕就者自陛下擢臣
為諫官臣已將身許陛下也今日之事乃是臣致命之
秋陛下不用臣之言賜臣之死則臣一身之輕何足卹
也陛下感悟臣言而為宗廟社稷計則臣之言任可重
也不以一身之輕而廢其可重之言者臣之職也臣之
身一人之私也臣之言眾人之公也宗廟社稷之計也
陛下與其卹一人之私孰若行眾人之公以為宗廟社
稷計誠能因大禮定大議決然誕告於庭則陛下收納
諫之名以慰天下人心豈不美哉如是而臣雖就死無
所憾也生而進之可也退之亦可也於陛下職無所負
也於臣之初心亦無所愧也

庚寅命宰臣富弼攝事於太廟樞密副使田況於皇后

廟程勣於奉慈廟

辛卯恭謝天地於大慶殿大赦改元

丁酉加恩百官

戊戌禮部員外郎知制誥韓絳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
都轉運使絳辭不行

己亥詔知荆南魏瓘湖北轉運使王綽知辰州竇舜卿
所奏彭士義遣衙內指揮使覃師明欲歸款須令自贖
降表至澧州始行撫納之其十三州刺史進奉宜與減
落五七州仍具處置次第以聞

五月甲辰八月辛酉兩日事可考

庚子賜致仕大卿監以上及曾任近侍之臣束帛羊酒
壬寅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太常少卿直昭文館
周湛為度支副使舊制發運司保任軍將至三司不復

考覈而皆遷之至是以名上者二十五湛覈其濫者二十五人

癸卯侍御史范師道知常州殿中侍御史趙抃知睦州先是宰相劉沆進不以道深疾言事官因言自慶厯後臺諫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又專務抉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遂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三歲者與知州而抃等又嘗乞避范鎮各請補外沆遽引格出之師道及抃蓋嘗攻沆之短中丞張昇等言沆挾私出御史請畱抃及師道不報 詔三司自京至泗州置狹河水岸仍以入內供俸官吏昭錫都大提舉修汴河水岸事司馬光記聞云張鞏建議大興狹河之役使河面闊百五十尺所修自東京抵南京南京已下更不修也今

歲所修止于開封縣境不知所云今歲是何年或卽是嘉祐六年自東京至南京當是嘉祐元年九月已經史昭錫提舉故不更修又據本志載狹河議始于嘉祐六年張鞏判都大時不知張鞏判都大果是何年按實錄所書嘉祐元年九月蓋已命官修狹河或此時鞏已判都水未可知也治平二年七月實錄所書與本志同但不出張鞏姓名耳當考之

甲辰詔三司置司編祿令以知制誥吳奎右司諫馬遵殿中侍御史呂景初爲編定官初樞密使韓琦言內外文武官俸入添支并將校請受雖有品式每遇遷徙須申有司檢勘中覆至有待報歲時不下者故請命近臣就三司編定之

乙巳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賈昌朝爲侍中畱再任

丙午范鎮又以書遺執政曰鎮竊以天下之事無難易

而有是非苟是焉雖難必爲苟非焉雖易不可爲也難
易之際又有機焉不可以忽諸公視今日之事與前日
爲孰難必曰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
以爲他日易而可爲則今日不爲難也以爲今日難而
不可爲則他日不爲易也此所謂難易有機不可以忽
也事早則濟緩則不及先聖賢所以貴於及機會也諸
公謂姦言已入今日不可弭姦言他日可以弭乎邪正
之不並久矣君子小人之於天下也常相半君子之欲
有爲豈能盡去小人而後有爲使小人不用事而已譬
之陰陽陰進則陽退陽退則陰進當陽之進時豈能盡
退羣陰使陰不用事而君子之退小人亦使小人不用
事使小人不用事者在君子所爲是而已矣今爲宗廟

社稷計以應天變以順人心以副主上委任之意可謂
是矣而諸公以嫌疑形迹處之爲忠義而以嫌疑形迹
處之此鎮所以請臨邛也三請臨邛矣伏惟早賜裁處
先是執政諭鎮以上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今間言
已人爲甚難故鎮書及之

丁未宣政使甯遠留後入內副都知石全彬爲宣慶使
武信留後罷入內副都知內藏庫使彭州刺史內侍押

班鄧宣言爲入內右班副都知宣言爲副都知乃宰

相富弼言河北西蕃官諸族首領物故者之子孫弟姪

舊制須年及七十本族及二千戶者方得承襲職名仍

降一等自西賊破蕩以來族帳凋耗請自今更不降等

仍便許承襲從之

冬十月丁卯出內藏庫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錢一十萬貫下河北市糴軍儲 先是提舉糴便糧草薛向建議並邊十一州軍歲計粟百八十萬石為錢百六十萬緡豆六十五萬石芻三百七十萬圍並邊租賦歲可得粟豆芻五十萬其餘皆商人入中請罷並邊入中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時楊察為三司使請用其說因輦絹四十萬匹當緡錢七十萬又畜見錢及擇上等茶場八總為緡錢百五十萬儲之京師而募商人入錢並邊計其道里遠近優增其直以是償之且省輦運之費惟入中芻豆計直償以茶如舊初用向議行見錢法在皇祐三年正月薛向建議據本志附此所給錢帛與實錄不同當考嘉祐三年九月當并考

戊辰禮部員外郎知制誥韓絳為龍圖閣直學士知瀛

州翰林學士歐陽修率同列言絳宜在朝廷瀛州非所處也遂留不行 追復崇信節度副使尹洙為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湖州長史蘇舜卿復為大理評事集賢校理樞密使韓琦為之請也

庚午宣徽南院使判河中府吳育復為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育以疾自請之

辛未草澤宋堂為國子四門助教堂雙流人性跌宕不事生業擬陳子昂作感遇詩以諷上建儲事著蒙書數十篇春秋新意七蠹西北民言頗究時務數為近臣所薦至是翰林學士趙槩又上其所著書特錄之

十一月己卯朔復右班殿直單州監押張忠為閣門祇候忠恩州城下有勞嘗為廬州監押遣討儂智高而辭

以母老不行編管池州累更赦而復之
庚辰詔武臣為路分鈐轄及六周年者給添支錢五十

千

辛巳樞密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德用罷樞
密使為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景靈宮使先是御史趙
抃累章言德用貪墨無厭縱其子納賂差除多涉私徇
加之羸病拜起艱難失人臣禮乞加貶黜而德用亦自
求去位至五六乃從之尋罷景靈宮使為同羣牧制置
使聽五日一朝會子若孫一人扶之同羣牧使乃十
抹言德用不在職據蘇輔所撰墓銘木傳無之德用罷
時抹去御史府矣據抹奏藁則自去年十月十六日
後言德用不富弼相會契丹使耶律防至德用與之射
密使明年富弼相會契丹使耶律防至德用與之射
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可謂得人
矣帝聞之喜賜御弓一矢五十按防乃至和二年乾元

節使者四月己亥入見丁未辭而召富弼入相實六月
丙申防安得留京師至此時云云必誤德用墓銘王珪
作神道碑歐陽修作並有是言范純仁作富弼行狀亦
有是言本傳蓋因之墓銘指耶律防而神道碑但稱契
丹使者豈修已覺其誤故沒其姓名耶純仁又出修後
大抵德用再入西府耄矣云云殆溢美今削去不書嘉
祐二年三月防復來此時德用已卒江隣幾雜志云富
范議建儲王德用在密府合掌加額云置這一尊菩薩
何地永叔聞之罵作老衙官及為神道碑頗溢美議建
儲即建儲也然無所考見
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
中判大名府賈昌朝為樞密使翰林學士歐陽修言臣
伏覩近降制書賈昌朝為樞密使者旬日以來中外人
情莫不疑懼搢紳公論漸以沸騰蓋由昌朝稟性回邪
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緣飾姦言善為陰謀以陷害良
士小人朋附者眾皆樂為其用前在政事屢害善人所
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

用人尤所審擇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則其要在先察毀譽之臣若所舉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爲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朝危言正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臣謀而用之乎與宦官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官創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

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自處嫌疑必難啟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所稱信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料陛下必不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議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於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於人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協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

公論及交結中貴因內降起獄規圖進用今聞臺諫方
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差除是以中外疑懼物論沸
騰也今昌朝未來外議已如此若使居其位必不免言
事者上煩聖聽不爾則昌朝遂得傾害善人壞亂事體
必為國家生事臣願聖聰抑左右陰薦之言採摛紳公
正之論速罷昌朝還其舊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
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
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 是日范鎮入對垂拱
殿言臣待罪中蒙恩除知雜御史上降聖旨趣臣赴臺
臣雖甚愚知陛下必以臣言為是然久而不決者竊恐
左右近習更為陛下已安不用為此以惑陛下是佞邪
無識之人不可不察古人所謂小人愛人以姑息者正

謂此輩臣愚謂陛下既安尤當為之以答天意天意報
貺必蒙子孫無疆之慶此天人相與之際必然之理願
陛下黜小人姑息之淺見察臣至言則大臣不敢畏避
必能輔佐陛下以為宗廟之計臣前後上章凡十九次
竊慮留中大臣不盡得見今錄進呈乞付中書樞密大
臣同其參詳有異議者乞令與臣廷辨謂臣不然即乞
明加臣罪不加臣罪即乞解臣言責臣之至情盡於此
鎮待罪幾百日鬚髮為白至泣以請上亦泣曰朕知卿
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鎮由是卒辭言職朝廷不
能奪也

己丑新除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范鎮復為起
居舍人充集賢殿修撰 宣徽南院彰信節度使判成

德軍李昭亮加同平章事判大名府上以塗金紋羅書
曰李昭亮親賢勳舊命其子閤門祇候惟賓持以賜之

昭亮判大名乃壬午日嫌與范鎮
改官事相錯故移見己丑以下

庚寅錄潭州進士楊謂為郊社齋郎先是蠻獠數寇邊
史館檢討張芻責監潭州稅及天章閣待制劉元瑜知
潭州芻遂以說千元瑜使謂入梅山招諭其酋長四百
餘人皆出聽命因厚犒之籍以為民凡千一百戶故朝

廷特錄謂功通梅山蓋自此始

張芻責官潭州在至和
元年二月劉元瑜知潭
州在元年四月此據元瑜傳及沈括所作張芻墓銘刪
修實錄云謂誘山下蠻獠唐和等七百餘人內附唐和
出降乃慶厯七年

年事實錄誤也

辛卯錄故東頭供奉官咸剛子淵為三班借職渭為下
班殿侍三班差使特給請受以剛捕蠻賊於武岡縣鬪

死也

癸巳草澤黃晞為太學助教致仕晞建安人少通經聚
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遊著聲隅書十卷自號聲隅子
又名歛歛瑣微論聲隅者枿物之名歛歛歎聲瑣微述
辭也慶厯中石介在太學遣諸生以禮聘召不至至是
樞密使韓琦表薦之受命一夕而卒

甲午命鹽鐵副使郭申錫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
高良夫同相視汴口利害以聞

丙申詔伎術官合奏蔭者止授以伎術官仍一次而止
其封贈初以副率次正率次小將軍毋得隔資而授司
天監官聽贈至大卿監止初知制誥王珪言近歲伎術
官因緣進拔者甚眾其合奏蔭者又參用士人之條而

無數雜污仕塗莫斯爲甚請自今各以其類推恩若醫官使奏醫學教坊使奏色長之類仍只許奏一人不惟使世專其藝誠足以革入官之濫下兩制並伎術官封贈詳定而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以謂伎術官法毋得任子及封贈今若以類推恩亦近漢疇人子弟之法故著此條

己亥鹽鐵副使刑部員外郎郭申錫都大提舉河渠公事

庚子復知渭州任顓爲龍圖閣直學士先是夏人殺其國母延慶秦并四路皆以邊警聞涇原獨無所上朝廷疑其斥堠不密顓具言保無他虞上又遣使覘之得實乃還顓舊職夏人殺其國母卽密藏是也復內殿崇

班周永清爲閤門祇候永清因養子凶悍欲訴其家事自首其祖美嘗作子奏之奪閤門祇候至是知并州龐籍言美有戰功身後惟有一孫特復之

甲辰降知澶州樞密直學士給事中施昌言爲左諫議大夫知滑州天平留後李璋爲邢州觀察使司封員外郎燕度爲都官員外郎北作坊使果州團練使內侍押班王從善爲文思使度支員外郎蔡挺追一官勒停內殿承制張懷恩潭州編管大理寺丞李仲昌英州衙前編管先是宰相文彥博富弼主仲昌議開六塔河不聽賈昌朝所言昌朝以爲恨及六塔功敗仲昌等皆坐責中書議不勝昌朝因欲動搖宰相乃教內侍劉恢密奏六塔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干禁忌且河口岡與國姓

御名有嫌而大興鍾畚非便詔遣中使置獄殿中侍御史呂景初意昌朝爲之卽言事無根原不出政府恐陰邪用此中傷善良乃更遣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與文思副使帶御器械鄧守恭等往澶州鞫其事促行甚急一日內降至七封中復固請對乃行旣對以所受內降納御座言恐獄起姦臣非盛世所宜有臣不敢奉詔乞付中書出行上從之時號中復爲鐵面御史中復馳往較景德戶籍乃趙征村實非御名六塔河口亦無岡勢但劾昌言等奉詔俟秋冬塞北流而擅違約甫塞卽決損國工費懷恩仲昌乃坐取河材爲器盜所監臨故重貶之昌朝讒雖不效亦卽召爲樞密使仲昌垂子也垂知河事嘗上導河形勝書欲醜別派使緩而不決至

仲昌反塞河背戾家學遂以貶終焉仲昌旣貶朝廷始專治西隄以衛北京及契丹國信路不復治東隄上之得疾也賈昌朝陰結右班副都知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於大慶殿庭兩府聚處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文彥博知其意願未有以制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有喜色同列問不以告旣而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對曰然彥博曰天之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爾未欲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

宮不安眾皆曰善及議遣司天監官定六塔於京師方

位彥博復遣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何敢輒

妄言有人教之爾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

罪乃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武繼隆教司天官事據記聞當

在上疾時今附見鐵面御史並乞中書行出及內降七

封並據曾氏南遊記舊曾氏又以治恩冀河疏斷趙征

村岡勢為韓琦主議誤也專治西隄據稽古錄江氏雜

志云許州賈侍中坐語及黃河事賈云金隄只自西岸

漢書左隄強則右隄傷既無東岸自無決理不須歲修

築然今每歲不減十萬夫役無敢減省者江志此事恐

與稽古錄所書相參合當考又云張安道云河決六塔

口河北稅賦放百七十萬石今舉天下所得以塞河北

歲三百萬者河決之患也原其所由下流多置

橋水不暢泄為世大患去澶橋則河患息矣

河獄

始興趙抃猶未出也嘗具奏云臣自四月至七月累次

論奏李仲昌等修河敗事乞重行貶黜朝廷量與責降

然未快羣議陛下采收下情憫傷重役將窮究仲昌等

罪狀正國家之典刑宣諭中書輔臣行之可也若事有

干涉付樞密院治之可也奈何一旦事從中出差一臺

官以訊劾之遣四內臣以監視之纔及數日之內三出

內降文字中外驚駭外議以謂初發二小臣之罪者誰

為奏陳今起二小臣之獄者孰與評議所可惜者國體

之重不詢於公卿大臣政事之權乃付之宦官女子至

於政府見如此等事始不預議終無執持將順奉行焉

用彼相臣恐斜封墨敕之弊不足罪於昔時告密羅織

之風復基禍於今日矣伏望特賜指揮追還內降之命

檢會臺官並臣前後論奏仲昌等章疏詳酌重行貶竄

如此則朝廷綱紀不遂隳壞人情物論庶無憂疑也奏

在九月六日後十一日前不得其的時今因獄竟乃附

此數日之內三出內降文字與曾氏所記一日七封不

賣資台通監彙編 卷一百八十四 三

同必曾氏誤也今兩存之埃考呂景初傳云內降中人
署獄景初有言乃更遣御史同訊據趙抃奏藁則當時
固已遣御史但以四內臣監之爾又據曾氏南遊記舊
則吳中復始受命亦是內降文字中復入對納內降乃
自中書行出而中復本傳載
此事亦不詳未知孰是也

乙巳河北轉運使少府監李參為右諫議大夫參前自
鹽鐵副使司封郎中遷少府監將漕河北至是才三月

也郭書此為三年五月
申錫降官張本

十二月戊申朔右司諫呂景初言伏覩詔書今後雖遇

辰牌當留一班令臺官上殿欲望諫官同此從之

壬子兵部侍郎平章事劉沆罷為工部尚書觀文殿大

學士知應天府范師道趙抃既出御史中丞張昇言天

子耳目之官進退用舍必由陛下奈何以宰相怒斥之

願明曲直以正名分又請與其屬俱出吳中復指沆治

温成喪天下謂之劉鸞俗謂鸞棺者為鸞則沆素行可

知沆亦極詆臺官朋黨先是狄青以御史言罷樞密使

沆因奏御史去陛下將相削陛下爪牙殆將有不測之

謀而昇等益論辨不已凡上十七章沆知不勝乃自請

以本官兼一學士守南京故有是命尋詔沆遇大朝會

綴中書班出入視其儀物昇為中丞彈劾無所避上謂

昇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昇曰臣朴學愚忠仰託睿聖是

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錄養交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

陛下似孤立也上亦為之感動翰林學士兼侍讀學

士中書舍人集賢殿修撰權知開封府曾公亮為給事

中參知政事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知江甯府包拯

為右司郎中權知開封府拯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至

於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府吏坐門先收狀牒謂之牌司拯開正門徑使至庭自言曲直吏民不敢欺京師大水因言中官勢族築園榭多跨惠民河故河塞不通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僞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置太常寺郊社局令一員

乙卯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胡瑗管勾太學始瑗以保甯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父兄諸生亦信愛如其子弟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慶厯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瑗旣爲學官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

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爲瑗弟子也於是擢與經筵治太學猶

如故

實錄稱瑗以天章閣侍講管勾太學按墓表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然不見

初除天章閣侍講是日當考

丙辰太子中允集賢校理丁諷言按春秋緯五帝之名曰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矩汁光紀今每歲奉祠而祝文位版皆書其名令有司斥呼非所以恭神之意於是下太常禮院議而去之

己未羣牧判官太常博士王安石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如京使知府州折繼祖領康州刺史仍賜錢五十萬繼祖改葬其父而請借月俸因以推恩也壬戌樞密使賈昌朝辭兼侍中從之

甲子夏國主諒祚遣族汝威明興則慶塘及徐舜卿等來告其母密藏氏卒初李守貴者嘗為約噶掌出納拜錫齊特濟勒者嘗侍曩霄及密藏氏於戒壇院故出入密藏氏所無所間密藏氏既通守貴又通齊特濟勒守貴憤怒於是殺齊特濟勒及密藏氏鄂特彭族守貴保養諒祚因其女妻焉時諒祚生九歲矣是年十月丁卯實錄書鄂特

慶經畧司言夏國小大王阿叔威密烈圭與密藏鄂特彭殺其國母及拜錫相公而鄂特彭王即諒祚也拜錫已戒沿邊鎮寨預備之按所稱小大王即諒祚也拜錫相公即齊特濟勒也威密烈圭或李守貴然事與正史差不同年秋既正史及實錄諒祚傳密藏鄂特彭死當是今年秋既不得其月因遣使來告始書之

乙丑輟視朝以諒祚母喪故也

戊辰開封府判官祠部郎中集賢校理馮浩為祭奠使文思副使張惟清為弔慰使

癸酉契丹國母遣奉國節度使驍衛上將軍蕭扈起居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韓孚契丹遣懷德節度使耶律煜廣州防禦使韓惟良來賀正旦扈等言武陽寨天池廟侵北界中書樞密院按舊籍陽武寨地本以六蕃嶺為界康定中北界耕戶聶再友蘇直等南侵嶺二十餘里代州累移文朔州而朝廷以和好存大體命徙石峯未幾又過石峯之南遂開塹以為限天池廟屬甯化軍橫嶺鋪慶厓中北界耕戶杜思榮侵入冷泉村近亦有石峯為表乃詔館伴使王洙以圖及本末諭扈等王洙圖諭扈等乃明年正月壬午今并書張方平載王洙語蕭扈事見熙甯八年正月乙酉聶再友蘇直杜思榮事見慶厓元年十二月庚辰又五年五月甲寅并此嘉祐元年十二月癸酉其初葺天池廟在大中祥符九年五月辰朔

乙亥詔尙書省司勳司封職方駕部庫部度支金部倉部都官比部司門主客膳部屯田虞部水部自今以未有差遣帶職京朝官領之如闕人卽差正郎或員外郎自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得替人如有闕人卽差通判得除員外郎月給添支錢五千京官三千其鴻臚太僕衛尉寺丞將作監差得替卿監一人月給七千並許伺候合入差遣仍各差提印剩員四人

是月命宰臣文彥博監修國史初除彥博爲昭文館大學士止兼譯經潤文使以劉沆爲監修國史至是沆罷彥博始有此命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四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五

宋 李燾 撰

仁宗

嘉祐二年春正月癸未翰林學士歐陽修權知貢舉先是進士益相習于奇僻鉤章棘句寢失渾淳修深疾之遂痛加裁抑仍嚴禁挾書者及試榜出時所推譽皆不在選囂薄之士候修晨朝羣聚詆斥之至街司邏吏不能止或爲祭歐陽修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於法然文體自是亦少變

乙酉詔廣州賜占城國進奉使蒲息陁銀千兩以息陁至太平州江岸崩沈其行李故也

己亥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孫甫卒特贈右諫

議大夫甫性疎簡善持論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故時人言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聽孫甫論也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詔藏祕閣 知桂州張子憲乞差前知桂州周約通判本州非常例也詔以桂州帶一路安撫使聽舉通判一員

二月戊申禮部郎中知制誥唐詢知蘇州避參知政事曾公亮親嫌也

己酉詔乞試武藝人自今毋得直遣赴闕 梓夔鈐轄司言三里村夷斗還等百五十人謀入寇有黃土坎夷斗蓋長甯州人也先以其事來告消井監引兵赴之捕斬七十餘級請加賞之詔賜斗蓋錢三十萬錦袍銀帶

明年又補斗蓋長甯州刺史是役也轉運使李虞卿駐江安縣使斗蓋以其眾同招安將白進豐率子弟兵焚蕩其巢穴賊乃相率來降虞卿始調兵閱其戈楯不便于用更造龜箛甲長槍鏢藤楯革笠木弩頗輕利夷人畏焉

此據李虞卿傳附見

庚戌御崇政殿錄繫囚降死罪一等徒以下釋之三京及輔郡遣官疎決

甲寅太子賓客致仕王渙為禮部侍郎渙退歸鄉里十五年餘因其從子參知政事堯臣言特遷之

己未西蕃首領轄戩遣人來貢方物

壬戌澧州言羅城峒蠻內寇發兵擊走之 太子太師致仕杜衍退寓南都凡十年性不殖產第室庫陋數十

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才十餘人烏帽皂綈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為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王洙嘗謁告歸應天府有詔撫問及被病帝遣中使賜藥挾太醫往視已卒贈司徒兼侍中諡正獻衍臨終戒其子努力忠孝斂以一枕一席小壙卑墳以葬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德用卒車駕臨奠贈太尉中書令諡武恭加賜其家黃金初麟府西南接銀州西北接夏州皆中國地也慶麻中元昊既納款知麟州禮賓副使張繼勳奉詔定界至而文案無在者乃問州人都巡檢王吉及父老等皆云繼遷未叛時麟州之境西至俄枝盤堆及甯

西峯距屈野河皆百餘里西南至雙烽橋杏子平彌勒長干鹽院等距屈野河皆七十餘里咸平五年繼遷圍麟州陷濁輪軍馬等寨大中祥符二年始置橫陽神堂銀城三寨皆在屈野河東以衙前為寨將使蕃漢義軍分番守之又使寨將與緣邊酋長分定疆境橫陽寨西至故俄枝寨四十里州城西至大橫水六十里西南至浪爽平五十里神堂寨西至伺候峯三十五里西南至赤犍谷掌四十里次南至野狸塢三十里銀城寨西至榆平嶺四十里西南至清水谷掌五十里次南至洪崖塢四十里次南至道光谷中嶺上六十里天聖初州官相與訟河西職田久不決轉運司乃奏屈野河西田並為禁地官私不得耕種自是民有竊耕者敵輒奪其牛

系... 卷一百八十五
三
曰汝州官猶不敢耕汝何爲至此由是河西遂爲閒田
民猶歲輸稅不得免謂之草頭稅自此敵稍耕境上然
亦未敢深入也及元昊之叛始插木置小寨三十餘所
于道光洪崖之間盜種寨旁之田比至納款所侵才十
餘里是時朝廷以更定誓詔不欲與敵分明界至乃令
修河濱堡閣門祇候張宗武諭張繼勳曰若西人來卽
且答以誓詔惟延州保安軍以人戶所居中間爲定餘
路則界至並如舊未定之處若西人固欲分立則詳其
所指之處或不越舊境差官與之立牌堠以爲界繼勳
遂列前後界至地名奏之且云今若以河西爲禁地則
益恣其貪心進逼河西之地耕墾畜牧或興置寨柵與
州城相距非便若用咸平五年以前之境則太遠難守

請以大中祥符二年所立之境爲定詔繼勳與宗武先
審定之不得明行檢踏以致生事繼勳復申經略司前
所議疆境已得其實無以復易乃遣臨寨堡監押三班
借職馬甯指使殿侍康均待西人于境上及令麟州通
判領其事西人言我馬足所踐卽爲我土與相辯詰久
之會西人數遣人求通甯星和市繼勳使均等以此邀
之其把關太尉曹勉及管勾和市曹勅謂均等曰若通
甯星和市其麟府疆界請一切如舊經略司令詣保安
軍自陳未幾果詣保安軍朝廷以爲疆界旣如舊乃許
之及繼勳坐事去後知州事者懲其多事取敗各務自
守以矯前失會有指使過河西爲西人所掠乃禁吏民
皆不得過河西王吉嘗過河西巡邏州司輒移文劾之

自是無敢過者諸堡寨亦利民不過河而敵無踰境歲
滿得遷官故禁之尤急西人初猶顧望未敢數歲之後
習知邊吏所為乃放意侵耕然州西猶距屈野河二十
餘里自銀城以南至神木堡或十里或五七里以外皆
為敵田矣敵明指屈野河中央為界或白晝逐人或夜
過州東剽竊貨畜見邏者則逸去既渡水人不敢追也
及管勾軍馬司賈逵行邊見所侵田以責主者知州王
亮懼始令邊吏白其事經略司遂奏土人殿直張安世
賈恩為都同巡檢以經制之張安世為都巡檢在至和
二年十一月賈恩未見
然敵侵耕久宴然自以為已田又所收皆入其酋密藏
鄂特彭故安世等迫之則格鬪緩之則不肯去經略司
屢列舊境檄之使歸所侵田鄂特彭之妹使其親信部

曲嘉伊克來視之還白所耕皆漢土乃召還鄂特彭欲
還所侵地會嘉伊克作亂誅而國母死鄂特彭益得自
恣甲戌經略使龐籍言西人侵耕屈野河地本密藏鄂
特彭之謀若非禁絕市易竊恐內侵不已請權停陝西
緣邊和市使其國歸罪鄂特彭則年歲間可與定議詔
禁陝西四路私與西人貿易者屈野河西並為禁地此
四年五月事實錄載此大
抵因司馬光河外諮目

先是光祿卿張子憲遷右諫議大夫知桂州子憲被疾
久未行而御史吳中復劾其稽留及言子憲前知洪鄂
二州皆無治狀三月丁丑朔改命廣東轉運使工部郎
中蕭固直昭文館知桂州子憲罷為祕書監尋復為光
祿卿子憲自陳不當增秩也

戊寅賑河北被火民

庚辰以雄霸地震詔緣邊長吏安撫軍民轉運提點刑

獄司察其疾苦及刑獄之冤濫者

辛巳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又試特奏名

壬午試諸科

丁亥賜進士建安章衡等二百六十二人及第一百二

十六人同出身是歲進士與殿試者始皆不落

己丑賜諸科三百八十九人及第又賜特奏名進士諸

科二百十四人同出身及補諸州長史文學李復主記

以進士羣辱歐陽修之故殿試並賜及第不落一人當考

癸巳夏國遣人以其母遺雷馬馳來獻

乙未契丹遣林牙左監門衛大將軍耶律防樞密直學

士給事中陳顛來求聖容

嘉祐二年三月遼使耶律防

依常例傳奏畢近前奏事奉聖旨只令那一步舍人

傳近前而奏事使副兩人齊跪令陳顛奏聞通事舍人

只今那步亦來傳奏只是舍人今使人而親奏已得聖旨

傳與舍人陳顛入殿門裏言與館伴恐傳奏不盡悉寫

內有此今附注當考丁酉徙京西路提點刑獄度支員外郎鮑軻為廣東轉

運使既而御史言軻前提點廣東刑獄方儂智高圍廣

州乃避賊韶州無所經畫詔罷軻新命復歸故官復提

四月丁巳

戊戌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昇為回謝契丹使單

州防禦使劉永年副之初契丹主宗真送其畫像及隆

緒畫像凡二軸求易真宗皇帝及上御容既許之會宗

真死遂寢至是遣使再求故命昇等論令更持洪基畫
像來卽予之翰林學士胡宿草國書奏曰陛下先已許
之今文成卽世而不與則傷信且以尊行求卑屬萬一
不聽命責先約而遂與之則愈屈矣不從昇等至契丹
果欲先得聖容昇折之曰昔文成弟也弟先面兄于禮
爲順今南朝乃伯父當先致恭契丹不能對初以未如
其請夜載巨石塞其門眾皆恐永年擲去之由是世傳
永年有神力 淮南轉運司言淮水自夏秋暴漲浸泗
州城知州朱處仁通判蔡選並有固護之勞降詔獎諭
庚子陳州言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帝發哀苑
中贈中書令諡武襄青爲人謹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
機會而後發師行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飢寒勞苦

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喜推其
功以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已平經制餘
事悉以委沔退然如不用意者沔始服其勇旣又服其
爲人自以爲莫及也尹洙以貶死青悉力贖其家事

宋朝
要錄青嘗從尹洙談兵
洙以爲有古良將才

夏四月丁未御崇政殿閱諸軍轉員凡三日 右司諫
呂景初左藏副使李綬爲河北體量安撫使以河北地
數震也

癸丑貸隨州參軍李抃父阮死罪初阮毆佃客死而其
子抃願納所受敕告以贖父罪上矜而許之仍免決送

湖南編管

丙辰契丹國母遣昭德節度使右監門衛上將軍耶律

昌福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劉雲契丹遣武安節度使蕭矩引進使泰州團練使劉從備來賀乾元節

丁巳徙知常州侍御史范師道為廣南東路轉運使舊補攝官皆委吏胥無先後遠近之差師道始置籍次第

之

丙寅雄州言北界幽州地大震大壞城郭覆壓死者數萬人詔河北密為備禦之計以契丹歸明人趙二南為

蔡州司士參軍馬錫為茶酒班殿侍京東安撫司指使

仍各賜田二頃

己巳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為殿中侍

御史充言事御史以中丞張昇言本臺闕言事御史乞

除中復故也實錄云言事御史自慶曆四年置此後不復除按置言事御史在天禧初後久不除

慶曆五年復置此云四年恐誤又自慶曆一年後為言事御史者不一人至和二年十月俞希孟罷後始闕實錄云慶曆四年後不復除誤也今不取

辛未通判黃州殿中丞趙至忠上契丹地圖及雜記十

卷此據正史契丹傳實錄云上契丹建國子孫圖及纂錄事三冊與本傳不同按虜庭雜記今具在實錄所稱悉在其間矣至忠歸在慶曆元年八月熙寧二年七月乃致仕范鎮雜記稱至忠嘗為契丹史官契丹稱中書舍人或中書舍人即兼史職也三年二月又上國俗官稱儀物錄六年五月又獻契丹蕃漢兵馬機事十冊并契丹出獵圖

癸酉侍御史朱處約為荆湖北路體量安撫使以下溪

州蠻彭仕義未附也

甲戌太常博士集賢校理陸詵提舉開封府界諸縣鎮

公事咸平龍騎軍本羣盜遷隸因廩給不時共毆監給

官既還營不自安本軍校柴元扇之將作亂詵承詔往

諭元以不死使自取為亂者贖罪軍以無事洗餘杭人
也 詔西蕃進奉轄戩依例賜金箔藥物 司天監言
據崇天厯已亥年日當食正月朔乞定戊戌年十二月
為閏以避之詔不許 火峒蠻儂宗旦者智高之族也
據險聚眾數出剽略知邕州蕭注欲發大峒丁擊之知
桂州蕭固獨請以敕招降轉運使王罕以為宗旦保山
溪篁竹間苟設伏要我軍未必可勝徒滋邊患乃獨領
兵次境上使人召宗旦子曰新謂曰汝父內為交趾所
仇外為邊臣希賞之餌歸報汝父可擇利而行于是宗
旦父子皆降南事遂平以宗旦為忠武將軍日新為三
班奉職 王罕事據神宗實錄王罕傳所載正史則云知
桂州蕭固招宗旦內屬以宗旦為忠武將軍又
補其子知溫悶峒日新為三班奉職今參取之王安石
銘固墓亦云固招宗旦補西頭供奉官補官不同不知

孰是今從正史 案宋史儂宗旦
入寇書於是月己巳與此小異

五月丙子朔詔廣南東西路經略安撫轉運提點刑獄
司體量本路知州及主兵官沿邊城寨使臣懦怯者以
名聞

戊寅賜太常博士任伯傳錢五萬令梓州敦遣赴闕與
堂除差遣伯傳丁母憂自京師徒步護喪歸永泰縣廬
墓三年畱鄉里久之不起御史朱處約為言故有是命
詔河北路今歲豐稔民力稍寬其所部官吏務加安

恤母得調率以擾之

庚辰崇儀使并代鈐轄管勾麟府軍馬郭恩與夏人戰
于斷道塢死之走馬承受人內東頭供奉官黃道元府
州甯府寨監押劉慶被執又死者使臣五人軍士三百

八十七人已馘耳鼻得還者百餘人亡失器甲萬七千八百九十九馬二百八十初夏人歲侵屈野河西地至耕穫時輒屯兵河西以誘官軍經略使龐籍每戒邊將敵至斂兵河東毋與戰敵屯月餘盡食而去者屢矣是歲正月密藏鄂特彭領兵至境上比及三月稍益至數萬人又自鄜延以北發民耕牛計欲盡耕屈野河西之田會國人有與之異議者復召其兵還眾皆空壁去然銀城以南侵耕者猶自若益以其地外則蹊徑險狹杉栢叢生漢兵難入內則平壤肥沃宜粟麥故敵不忍棄也于是籍檄通判并州司馬光行邊至河西白草平數十里無敵患時知麟州武戡通判夏倚已築一堡爲候望又與光議曰乘敵去出不意更增二堡以據其地可

使敵不復侵耕請還白經略使益禁兵三千役兵五百不過二旬壁壘可成然後廢橫戎臨塞二堡撤其樓櫓徙其甲兵以實新堡列烽燧以通警急從衙城紅樓之上俯瞰其地猶指掌也有急則州及橫陽堡出兵救之敵來耕則驅之已種則蹂踐之敵眾盛則入堡以避如是則堡外三十里之田敵必不敢種矣是州西五十里之內無患也籍遂檄麟州如其議于是恩及戡道元等以巡邊爲名往按視之會訶者言敵屯沙克朔勒朗巨十五里恩欲止不行道元怒以言脅恩夜率步騎一千四百餘人不甲者半循屈野河北而行無復部伍夏人舉火臥牛峯戡指以謂恩曰敵已知吾輩出矣道元曰此爾曹爲之欲以沮止俄又聞鼓聲道元猶不信行至

谷口恩欲休軍曰天未明可須曉乃登山道元奮衣起
曰幾年聞郭恩名今日懦怯與賈逵何殊恩亦慍曰不
過死爾乃行比明至呼爾敦敵數十皆西走相去數十
步止恩等踞胡牀遣從騎呼之敵不應亦不動俄而起
火敵騎張左右翼自南北交至堆東有長塹其中有梁
謂之斷道塢恩等據梁口與力戰自旦至食時敵自兩
旁塹中攀緣而上四面合擊恩眾大潰倚方在紅樓見
敵騎自西山大下與推官劉公弼率城中諸軍閉門乘
城戡走東山趨城東抉門以入恩與道元皆為敵所執
恩不肯降自殺敵尋遣道元還詔贈恩同州觀察使封
其妻呂氏為京兆郡君官其子弟有差給舊俸三年恩
開封人也

辛巳追封乳母戴氏為崇國夫人 內侍副都知昭宣

使果州團練使武繼隆遷宣政使尋罷之

此據百官表不詳何事韓絳行狀神道碑及本傳並云內侍武繼隆遷官絳封還

詞頭因數其過惡遂出為鄆州鈐轄當即此事不知實錄何故不書

癸未命樞密副使田況提舉殿前馬步軍司編敕知制

誥劉敞言此時敞在揚州三年臣伏聞朝廷選官剛定

殿前馬步軍等司編敕條貫誠為要務臣以謂科律雖

詳執而用之者吏也若不審則獄容有濫今殿前等所

以統諸軍刑罰不少而鞫訊論決一委胥吏曾無掾曹

士大夫參其閒即有猾吏因事侮文其勢不難獄者重

事人命所繫自古以來未嘗獨任小吏不關搢紳者也

又漢唐大將軍營衛幕府或設軍政議郎錄事兵曹分

職聯事其員甚眾今誠制度太簡略欲盡如古難矣且
每司置獄官一員專典鞫獄令流內銓選補如左右軍
巡判官例如此獄可使不冤刑可使不誤庶幾上副朝
廷欽恤之意愈於專修編敕而已四年七月置檢法
官或由此更詳之
賜國子博士寇諲銀絹五十兩匹諲上其祖準所著文
集也 初禮官張師中論祿壇卑陋保章正皇甫定請
徙於園丘東鎮安軍文學參軍鄭孝先以為當在東方
長男位禮官與司天監議曰漢晉祿壇在城南齊隋祀
於南郊壇之西南今其地卑溼宜徙園丘東高爽地甲
申改築祿壇於園丘東南
庚寅詔吏部流內銓磨勘選人其歷任已經除落過犯
者無得更用貼黃聲述

辛卯西南蕃鷓州遣人來貢馬

壬辰殿中侍御史吳中復言勾當內東門東頭供奉官
劉恢進女口而同勾當劉溫禮舉按之今並責降出外
非所以示懲勸也詔溫禮復本等資序恢未得與移差
遣

丁酉詔樞密院近臣嘗舉文臣換右職者自今遇邊要
闕人即差擇以聞

戊戌廣西轉運使王罕言右江丁壯隨蕭注擊賊而未
賞者乞特免夏稅一年從之

己亥詔審官三班院文武官舊皆自投文字乞磨勘轉
官有妨廉節自今更不許自陳其任西川廣南官歲滿
前三月餘路前兩月令本院預舉行之 又詔凡舉官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五
已施行者後雖有改節不許自首及被舉之人無得納
舉主尋詔在部內守官而改節者許發摘同自首法
是月河北路言蠶麥豐熟流民復業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五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六

宋 李燾 撰

仁宗

嘉祐二年六月壬子以汝州龍山孔昉為校書郎致仕
絳州稷山韓退為安逸處士翰林學士承旨孫抃薦昉
退有行義也 自趙彥若制策不入等閱四年遂無應
科者上曰豈朕待之不至耶 此據張唐英政要

丁巳詔朝廷設制科以取天下美異之士嘗以推恩過
厚而難其選故所取不過三二人甚非所以廣詳延之
路也其令兩制以上同議之既而抃等言太常博士以
下至選人草澤人應制科者並聽待制以上奏舉無得
自陳內草澤人亦許本路轉運使奏舉其試文淺陋及

履行不如所舉並坐舉者其進用差次不得引舊例超擢從之草澤人許本路轉運奏舉據會要而實錄削去

戊午夏國主諒祚遣人來謝弔祭

册命 丙寅進封福康公主為充國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

戊辰淑妃苗氏為賢妃充國公主之母也公主將出降故有是命國朝公主受封降制有册命之文多不行禮只以綸告進內于是翰林學士胡宿言竊聞充國公主議行册禮然于事體頗有未便前未有此禮祖宗以來公主長公主未有行者昔漢明帝封皇子悉半諸國明德馬皇后曰諸子食數縣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敢與先帝子等也唐貞觀中太宗長樂公主將出降帝令有

司資送倍于永樂公主魏徵曰不可引漢明帝之言為對且曰天子姊妹稱長公主加長字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言入告長孫皇后遣使賜徵金帛陛下即位以來累曾進封楚國魏國二大長公主亦不曾行册禮今施于充國公主是與大長公主相踰越兼以貴主之故賢妃亦蒙殊典有旨令進綸告若不行册禮是母子之間一行一不行禮意尤不相稱書于史册後世將有譏議必謂陛下偏于近情虧聖德之美臣願陛下采漢明之言開文皇之聽遵祖宗舊典如國朝公主曾行此禮行之且無嫌如其不曾則宜且罷臣以陛下好忠諫納至言臣職在論思不敢緘默不從 邢州觀察使李璋為鎮海留後邠州團練

使李珣爲均州防禦使濮州團練使駙馬都尉李瑋爲均州防禦使

秋七月丁丑特贈賢妃苗氏三代爲東宮三少官

辛巳詔河北諸道部署司分遣兵官提舉教閱所部諸軍

庚寅詔辰州築外城山獠候功畢人給鹽三斤

辛卯令翰林學士承旨孫抃御史中丞張昇磨勘轉運使及提點刑獄課績初知諫院陳旭言生民休戚繫郡縣政之得失今天下州三百縣千二百其治否朝廷固不得周知必付之十八路轉運使而預選者自三司副使省府判官提點刑獄或以資序或以薦引才不才固已混淆一旦付以一道按察之寄雖知不勝其任必重

退之是重抑一人希進之心而輕一道生民之命今選用不精又責任無法考課不立其間非閹滯罷懦則陵肆刻薄十嘗八九所以下之疾苦不得上聞而重其愁歎憔悴也朝廷有意天下之治宜自轉運使始今輒上選用責任考課三法其選用法曰以公正明斷惠愛爲本公正可使糾肅官吏明斷可使決治煩劇惠愛可使卹民之隱苟無數者之長卽以補它職其祿賜恩典視轉運使可也其責任法曰唐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漢部刺史皆今轉運使之任今據職者非其人專以辨賦財爲職業故郡縣之政不修獨掎斂刻暴之令行而民受其弊蓋典制不立所致也今舉其切務有五

一稱薦賢才各堪其任二按劾貪謬修舉政事三實戶

口增墾田四財用充足民不煩擾五興利除害仍令歲終具條所施行者以聞其考課法曰故事轉運使給御前厯子歲滿上審官院考校之三司亦嘗立考課升黜條其後卒不行蓋委計司則先財利而忽民事在審官又因循常務而無課第之實按漢世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今宜付御史臺考校為三等仍與中書門下參覆其實其上等量所部事之劇易而褒進之中等退補小郡若風績尤異即擢以不次其職事弛廢不俟歲滿明行黜削于是以歲滿所上功狀分殿最為上中下三等用唐考功四善之法以稽行實其等亦如之故以命昇等然卒亦無所進退焉無所進退據孫并傳六年八月丁丑詔書更詳之壬辰賜諸軍雨壞營舍不出軍都虞候至十將軍士米

五石至二石其虞候及入營者半之

乙未禮官言禮閣新儀公主出降前一日行五禮古者結婚始用行人告以夫家采擇之意謂之納采問女子之名歸卜于廟卜而獲吉以告女家謂之問名納吉今選尚一出朝廷不問納采又公主封爵已行誕告不待問名而卜之若納成則既有進財請期則有司擇日宜稍依五禮之名存其物數俾知古者婚姻之事重而夫婦之際嚴如此亦不忘古禮之義也欲俟公主降日令李瑋主婚之家具合用雁帛玉馬等陳于內東門外以授內謁者進入內中付掌事者受之其馬不入從之

丁酉兗國公主受册百官拜表稱賀已亥詔河北陝西河東經略安撫使舉文武官堪將領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一

者各二人按宋史詔經畧安撫舉文武官在是月

壬寅知麟州六宅使帶御器械武戡除名江州編管坐

與西人戰斷道塢而棄軍先入城也

八月乙巳朔降知襄州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賈黯知郢

州黯初迎父之官而父有故人在部中遣直廳卒致問

黯輒答卒父恚一夕歸鄉里它日疾且亟黯內懷不自

安請徙郡及解官就養不報乃棄官去而御史吳中復

等言黯輒委州印撓朝廷法通判胡揆不待命而承領

州事請並劾罪以聞既降黯而揆特釋之詔編集樞

密院機要文字樞密副使程戡提舉初樞密使韓琦言

歷古以來治天下者莫不以圖書為急蓋萬務之根本

後世之模法不可失也恭惟我宋受命幾百年矣機密

圖書盡在樞府而散逸蠹朽多所不完臣比到院因北

界爭甯化軍土田令檢北界朔州移甯化軍天池廟係

屬南朝牒累月檢之不獲及因西人理會麟州界至又

尋慶厯中臣在院日與西人商議納欵始末文案亦已

不全以此知機要文字從來散失甚矣請差官于諸房

討尋編錄一本進內一本留樞密使廳以備經久之用

于是自建隆以來歲月先後事類相從而纂集之六年

十一月乃成書慶厯誓書三本樞密院既不復存大理

寺丞周革但于廢書中求得杜衍手錄草本因具載焉

革平棘人也此據司馬光記聞丁未韓琦又言天下見行編敕自慶厯四年以後距今

十五年續降四千三百餘件前後多抵牾請加刪定乃

詔宰臣參知政事曾公亮同提點詳定編敕
戊申充國公主出降

己酉駙馬都尉李瑋入謝燕于禁中

庚戌韓琦言朝廷頒方書諸道以救民疾而貧下之家
力或不能及請自今諸道節鎮及并益慶渭四州歲賜

錢二十萬餘州軍監十萬委長吏選官合藥以時給散

從之按宋史賜錢合琦又言醫書如靈樞太素甲乙

經廣濟千金外臺祕要之類本多訛舛神農本草雖開

寶中嘗命官校定然其編載尚有所遺請擇知醫書儒

臣與太醫參定頒行乃詔即編修院置校正醫書局命

直集賢院崇文院檢討掌禹錫等四人並為校正醫書

官禹錫鄆城人

庚申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遞降一等徒以下釋

之

癸亥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祕書丞王彰材識兼

茂明于體用明州觀察推官夏噩彰所對不入等噩入第

四等授光祿寺丞噩磨勘自當改著作佐郎宰相富弼

以親嫌而裁之噩越州人也噩越州人據登科降前

知麟州西上閣門使張希一知儀州六宅使王守忠為

輅州鈐轄以知并州龐籍言希一等前在麟州不恤邊

患致西人侵占屈野河外禁地也

丁卯置天下廣惠倉初樞密使韓琦請罷鬻諸路絕戶

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貧乏不能

自存者既建倉乃詔逐路提點刑獄司專領之歲終具

所支納上三司十萬戶以上留一萬石七萬戶八千石
五萬戶六千石三萬戶四千石二萬戶三千石一萬戶
二千石不滿萬戶一千石有餘則許鬻之

戊辰知諫院陳旭言比日內降營求恩賞者甚多雖許
執奏而有司時有奉行自今請令中書樞密院推劾以

正干請之罪從之仍榜御史臺閣門旭奏在皇祐二年九月

己巳鹽鐵副使刑部員外郎郭申錫為契丹國母生辰

使西京左藏庫副使王世延副之右司諫呂景初為契

丹生辰使西京左藏庫副使張利一副之度支判官祠

部郎中直祕閣王疇為契丹國母正旦使西染院使李

城副之殿中侍御史吳中復為契丹正旦使東頭供奉

官閣門祇候宋孟孫副之

庚午賜右監門衛大將軍柳州刺史克循銀三百兩絹
三百匹克循德彝孫也初上不豫克循日夜齋戒徧為
禳禱之事又鏤佛書身自禮頌上聞之欲進以官中書
裁而賜之

壬申知并州龐籍言經略司已令殿中丞孫兆議定橫

陽河為府州界然後三分許一分與夏國若不聽即絕

之請嚴禁陝西和市從之仍詔定新立封堠里數繪圖

以聞三分許一蓋當時夏人侵界六十里只令退四十里也呂誨疏第七卷論此頗詳明年九月己巳朔

詔河東具利害更考此議竟從與違是月翰林學士歐陽修奏疏言臣聞天下之難言者不

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為忠

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六 七

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臣愚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于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于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于凡倫其爲天性于理則一陛下嚮未有皇嗣而尙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旣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因此時出自聖意于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史書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

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于閑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于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于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左右入而居內則至于問安侍膳亦闕于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念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

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為儲貳而且養為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于今為之亦其時也言狂計愚伏埃斧鉞

翰林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吏部郎中王洙破病踰月上遣使問病少間否能起侍經席乎九月甲戌朔洙卒賜諡曰文御史吳中復言洙官不應得諡乃止

乙亥殿中丞權發遣鹽鐵判官雷簡夫體量辰澧州盜賊公事先是彭仕義納其子師寶之妻師寶忿恚遂與其子師黨舉族趨辰州告其父之惡言仕義嘗設誓下十三州將奪其符節并有其地貢奉賜與悉專之自號如意大王補置官屬謀為亂于是李肅之與宋守信合議率兵數千深入討伐以師寶為鄉道兵至而仕義遁

入內峒不可得俘其孥及銅柱官軍戰死者十六七肅之等皆坐貶朝廷更委王綽竇舜卿經制之間遣吏諭旨許令改過自歸輒不聽官軍久無功又出御史朱處約往視仕義乃自陳本無反狀其僭稱號補官屬特遠人不知中國禮義而然守信等輕信師寶之譖擅伐無辜願送還師寶等復貢奉內屬宰相文彥博將許之樞密使韓琦曰師寶等還則為魚肉矣必先與約毋殺師寶等乃可聽故再命簡夫體量簡夫蓋琦所薦也正傳

序討蠻事都顛倒今略加刪改使不失次第

庚辰詔內臣為鈐轄都監者逐路止置一員李復圭記

之前每路兵官內臣或至三四員循法者少復圭奏請每路止限一員詔如所請遂為定制復圭自紀如此朱墨附傳及墓誌並不及之按此時復圭實知涇州不知此詔果是從復圭所請否當考

乙酉樞密院言自今舉使臣須本路安撫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方爲舉主其在京文臣非知雜御史武臣非觀察使以上所舉無得施行從之

丁亥以契丹歸明人郝永言爲鄧州司士參軍給俸仍賜田二頃

庚寅樞密院言河北陝西河東路分都監自轉崇班以上三任親民及有本路經略安撫轉運使前兩府五人同罪奏舉者方得差其京東減親民一任舉主二人若有戰功者勿拘

乙未詔真定府定州高陽關路安撫都部署添支如陝西四路例並支五十千

庚子契丹遣樞密使右金吾衛上將軍蕭扈宣政殿學

士禮部尙書吳湛來再求御容且言當致洪甚像

冬十月甲辰朔三司使張方平等上新編祿令十卷名曰嘉祐祿令遂頒行之

己酉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工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胡宿爲回謝契丹使禮賓使李綬副之且許以御容約因賀正使置衣篋中交致焉張唐英云遣張昇送御容契丹具儀伏拜謁驚

歎按張昇非送御容者今不取

甲寅以內園使閣門通事舍人夏詮爲西上閣門副使仍詔自今閣門通事舍人經十年無贓私罪者與除閣門副使卽毋得陳乞

乙丑都官員外郎陳昭素勾當三司修造案公事侍御史丁詡言三司勾當公事罷才數年今河渠司勾當已

有兩員若修造案又置一員乃是廢二員而置三員也

詔以去年及今夏霖雨修造併多須修稍稀即行減罷

更勿差填江休復雜志云陳昭素勾當三司修造案半

附見當考康定元年十二月審官院言永興軍秦延

渭慶鎮定并鄆青益廣杭州荆南江甯府及三京留守

通判自今並差知州資序代還無過陞半年名次從之

時以在院知州員多闕少故也

丙寅詔翰林醫官院自直院以下定以一百四十二人

為額

己巳詔昨因儂智高入寇坐棄城罪編配人知龔州張

序等十四人聽自便

庚午鎮海留後李璋罰銅二十斤璋求內降除節度使

知諫院陳旭引近詔劾奏之也

辛未贈太尉兼侍中劉平諡曰壯愍本傳云壯武會要與實錄同今從之

十一月癸酉朔置江淮南荆湖制置司勾當運鹽公事

一員初三司言商旅于權貨務入見錢算東南鹽歲課

四百萬緡諸路般運不足而課益虧請選官置司以主

之歐陽修有詩可考

丙子詔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司汰諸司人老疾不堪執

役者仍自今年一汰之詔廣南東路經略司蕃官

普延曾經捕殺蕃酋又親獲蠻將一人其月給錢五千

丁丑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馬遵為吏部員外

郎直龍圖閣以疾自請也遵尋卒錄其子姪二人遵性

樂易善議論其言時政得失不為激訐故多見推行杜

衍范仲淹皆稱道之

已卯河北提舉便糴糧草虞部員外郎薛向提點河北

刑獄仍兼提舉便糴糧草當河北大水民乏食詔輟太

倉米六十萬斛以賑之向以為北人不便食杭且漕路

回遠不時至請出本司米四十萬石以代之向任便糴

凡四年糧草石束以千計者凡六百 湖北轉運司言

彭仕義寇西平寨主右班殿直李宗爽擊走之

癸未徙知慶州給事中龍圖閣待制崔嶧知同州諫官

言嶧年高非治邊才也實錄于此但書以給中龍制崔

卯書自慶州徙同州蓋誤也按嶧以三年四月又除劉湜

丙申三司使張方平言觀文殿學士王舉正等嘗參知

政事請殿門外敘班在舉正之下入殿庭自依名位從

之 詔三司使副體量在省判官才否以聞初知諫院

陳旭言今三司乃前代尚書省卿寺之職而無振舉綱

轄之官轉運提點刑獄代還不問才否例補判官請自

今擇在部有風績者為之其常才且令主判南省諸部

或與閑郡大計之司無容濫入故下此詔

戊戌昭德軍節度使知并州龐籍為觀文殿大學士戶

部侍郎知青州初司馬光建議築堡籍檄麟州如光議

及郭恩等敗沒詔侍御史張伯玉按鞫籍匿光初所陳

事故光得以去官免責而籍為御史劾奏由是罷節度

使光不自安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其罪不報李師中上

言事者怨報政日曾罷彼風憲職于是

已亥屯田員外郎宋咸上所注論語司封員外郎吳祕
上所注太元經及音義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何涉上
所著治道中術三十篇並降敕獎諭 殿中丞國子監
直講孫復治春秋不惑傳注其言簡易明于諸侯大夫
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經之本義
為多既疾樞密使韓琦言于上選書吏給紙札命其門
人祖無擇即復家錄之得書十五卷藏祕閣特官其一
子復卒又賜錢十萬復惡胡瑗之為人在太學常相避
瑗治經不如復其教養諸生過之 賜澶州修河役卒
緡錢

十二月丁未西平州黔南道王石自遣首領貢方物
先是上封者言四年一貢舉四方士子客京師以待試

者六七千人一有喧噪其徒衆多勢莫之禁且中下之
士往往廢學數年才學之士不幸有故一不應詔沈淪
十數年或累舉滯留遂至困窮老且死者甚衆以此毀
行冒法干進者不可勝數宜間歲一貢舉中分舊數而
薦之王洙嘗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
以贊鄉大夫廢興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
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為今之計孰若裁其數而
屢舉也下有司議而議者乃合奏曰臣等謂易以間歲
之法無害而有利不足疑也使舉子不幸有疾病喪服
之故者不至久沈且程文偶不中選旋亦遇貢舉則下
無滯才之歎而天下所薦數既減半禮部主司易以詳
較得士必精矣近年挾書代筆傳義者多因使權貴富

豪之子得以濫進蓋由人衆有司無繇檢察若人少則諸僞濫勢自不容使寒苦藝學之人得其塗而進戊申詔自今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進士增試時務策三條諸科增試大義十條又別置明經科其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者各問墨義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爲合格兼問論語孝經十條策三條分八場出身與進士等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爲中經周易尚書穀梁傳公羊傳爲小經其習禮記爲大經者許以周禮儀禮爲中經習春秋左氏傳者許以穀梁傳公羊傳爲小經舊置說書舉今罷之其不還鄉里而寓戶他州以應選者嚴其法每秋試自縣令佐察行義保任之上于州州長貳復審

察得實然後上本道使者類試已保任而後有關行則州縣皆坐罪若省試而文紕謬坐元考官又用孫抃奏諸州解試額多而中程少者不必足額說書舉在天聖四年九月王洙講周禮乃至和元年九月壬申今依本志移見于此明經試法實錄在明年三月辛巳及七月辛酉今依本志并書之

庚戌遣官祈雪

辛亥詔學士院承內降處分自今並以關白中書樞密院施行先是澶州言河流損壞浮橋後數日而修完之遂下本院降敕獎諭中書言官吏護視不謹法當劾罪既令免勘而詔亦追罷之

知諫院陳旭言比來館閣選任益輕不足以備天子顧問而堪公卿之事近制舉人進用不得專守舊比進士

高科者且循常調試其才可然後升擢欲望朝廷約館閣在職人數限為定員其因任使特受者不以充數應二府及近臣每有論薦並令中書門下籍其姓名若員有闕即取其間文學行義傑然為眾所推者方得召試仍不許大臣緣恩例試補親屬庶幾清途無濫者癸丑詔大臣所舉館職自今令中書籍記姓名候在官員數稍少即選文行為眾所推者與試其考校無得假借等

第皇祐元年六月二十
六日旭言可參考

已未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為奉安明德章穆皇后神御禮儀使三后神御皆在普安院為大水所壞徙于啟聖院既修完故還奉安于本殿也

乙丑命近臣分禱天地宗廟社稷及遣官詣五嶽四瀆祈雪

丁卯契丹國母遣左千牛衛上將軍耶律世達諫議大夫知制誥張嗣復契丹主遣臨海節度使耶律充引進使張挺來賀正旦

戊辰置街道司指揮兵士以五百人為定額
己巳契丹國母肅氏卒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六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六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七

宋 李燾 撰

仁宗

嘉祐三年春正月己卯以福州進士陳烈為安州司戶參軍烈性介僻篤于孝友慶厯初預鄉薦黜于禮部遂不復踐場屋從學者常數百人天章閣待制曹穎叔知福州薦之授試校書郎本州州學教授于是翰林學士歐陽修又薦之故有是命烈皆辭不受

甲申封江夏民妻張氏為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敕州縣致奠賜其家酒帛初里惡少謝師乞持刀逼張欲與為亂曰從我則全不從則死張大罵曰庸奴可殺不可他也至以刃斷其喉猶能走禽師乞以告鄰人事聞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七
特褒異之

己丑詔開封府陳留襄邑尉氏縣兵馬都監自今差諸司副使以上三年一代之與減一年磨勘

辛卯新知唐州庫部郎中張純判南省閑曹純前知嘉州爲轉運司以不才奏罷至是援赦復知州又爲御史所彈也

壬辰降提點利州路刑獄都官郎中馮浩知商州坐前知華州失入劫囚吳義等十六人死罪也

乙未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王凱爲秦鳳副都部署辭日帝諭以嘉勒氏摩正交易阻絕頗有入寇之萌宜安靜以處之凱至與主帥以恩信撫接遂復常貢

此事更考或削去主帥王拱辰也

初有司言至和大水京城罹其患請自祥符縣界葛家穿河直城南好草陂北入惠民河分注魯溝河則自此無水患矣戊戌發官卒調民丁鑿河

己亥雄州言契丹國母喪詔侍御史朱處約爲祭奠使宮苑使潘若冲副之度支判官兵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仲師爲弔慰使六宅副使雍規副之

二月癸卯契丹遣林牙懷德軍節度使蕭福延來告其祖母喪上爲發哀於內東門幄殿百官進名奉慰輟視朝七日

太常博士吳及既除喪擢祕閣校理乙巳改右正言諫院供職及復上疏曰帝王之治必敦骨肉之愛而以至親夾輔王室詩曰懷德維甯宗子維城故同姓者國家

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宇之廣宗廟之重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係心上下之憂無大于此謂宜發自聖斷擇宗室子以備儲副以服屬議之則莫如親以人望言之則莫如賢然後優封爵以寵異之選重厚樸茂之臣以教導之聽入侍禁中示欲為後使中外之人悚然瞻望曰宮中有子矣陛下他日自有嫡嗣則異其恩禮復令歸邸于禮無嫌于義為順弭覬覦之心屬天下之望宗廟長久之策也既而又言開寶詔書內侍年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為嗣并以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比禁益弛天絕人理陰累聖嗣願詔大臣明示舊制上順天意以綏福祐上嘉納之及已見至和元年未丙午太常博士韓縝修三班院編敕縝億子從孫抃奏

請也

從抃請據御史臺記為縝攻抃張本

庚戌詔御史臺推直官自今令審官院選第二任通判二人具歷任狀進入點名付中書

辛亥太常博士程初責授邵州團練副使監衡州酒稅皇祐初嘗鞫叛囚失實貶官至是上章自訴其詞語皆屬以聲韻頗為侮慢復貶之

癸丑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等徒以下釋之

丙辰詔新提點江南東路刑獄沈康知常州知常州王安石提點江南東路刑獄以諫官陳旭言康才品凡下又素無廉白之稱故易之

安石知常州在二年秋康以是年二月丙午自度外集校

除江東憲才旬日改命

壬戌降虞部員外郎劉印爲小處通判印前知昌州舉
監稅右侍禁王燥而燥本以進納得官後坐贓敗故責
之

甲子錄故權鹽鐵判官虞部郎中曹觀弟觀爲建州判
司主簿觀遺奏敘叔父修古嘗爲知雜御史章獻太后
垂簾以言事得罪又弟觀知封州與儂智高戰死請除
觀一家便官從之

丙寅益州鈐轄司言知保州董仲元襲領州事二十餘
年善撫蠻夷詔以仲元爲本州刺史

丁卯錄故司農卿林洙孫詵爲試將作監主簿洙知壽
州臨事苛急鼓角將夜入州廨拔堂檻鐵鈎擊殺之

英政要云上見奏報驚曰二千石之貴而一兵殺之足
知其不能防閑遂令根究仍厚卹其家自通判以下皆

被降黜當考 江休復雜志云送兵下
獄詰問了不自知實錄云洙苛急當考

己巳禮部貢院言近制不許臣僚門客受恩澤其出官
鎖廳取應限一次儻不中遂廢終身甚非勸學之意請
自今更不限舉數其長史司馬助教文學及曾應舉中
第者不理前資仍與除去進納之名從之

庚午詔太常禮院議立周王佑之後旣而禮院言王薨
在下殤之年未有爲人父之道于禮不當立後乃罷

三月辛未朔翰林學士歐陽修兼侍讀學士修言侍讀
最爲親近祖宗時不過一兩人今與經筵者十四人而
侍讀十人外議皆云經筵無坐處矣臣旣辱在翰林又
充史館修撰太常禮儀祕閣祕書省尙書禮部刊修唐
書兼職已多而經筵固不闕人忽蒙除授蓋近年學士

相承多兼此職朝廷以為成例不惜推恩外議則云學士俸薄特與添請給爾官以人輕一至于此欲乞罷臣此命不使朝廷遴選之清職遂同例授之冗員詔不許修固辭不拜修又言竊以學士待制號為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開備顧問以論思獻納為職自祖宗以來尤所精擇苟非清德美行藹然眾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搢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吝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為愛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已知之為國計者亦宜及今創立經制今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

待制未有定數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賢才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如允臣所請乞賜

詳議施行其修後疏附見其從違當考

王申光祿卿張子憲趙良規掌禹錫齊廓張子思並直祕閣先是子憲等並為太常少卿兼館職當進諫議大夫而執政靳之止遷太卿故事卿不兼職故皆罷于是特請而還之子憲遷光祿卿已見至和元年十二月今兩出之良規去年二月以少常直集為光祿

祿禹錫去年十一月以少常直集崇文檢討為光祿正月以少常直史為光祿子思二月以少常直祕為光祿

癸酉勾當御厨駕部員外郎李象中供備庫副使張茂之內殿承制韓從禮並貸命配江南京西等處衙前編

管入內供奉官盧待問追兩官勒停皆坐自盜御食也
象中等未敗以前日宰二百八十羊以後日宰四十羊

爾此據江休復雜志雜志云御厨自李象中得罪後
設案日御厨日支麩一萬斤又云雷簡夫判
後點檢得乃日刺支六千斤

甲戌詔禮部貢舉

己卯起居舍人集賢殿修撰同修起居注范鎮知制誥
太常丞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判都磨勘司馮京為右
正言龍圖閣待制鎮與京同試中書而京乃富弼子壻
故以待制命之鎮自罷言職每因事未嘗不以儲嗣為
言冀上心感動及知制誥正謝又面論之曰陛下許臣
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
辛巳禮部貢院言奉詔再詳定科舉條制應天下進士

諸科解額各減半明經別試而係諸科解名無諸科處
許解一人開封府進士二百一十人諸科一百六十八
國子監進士一百人諸科十五人明經各一十人並為
定額禮部奏名進士二百人諸科明經不得過進士之
數頭試每百人解一十五人五人以上解一人不及五
人送鄰路試凡戶貫及七年者若無田舍而有祖父墳
者並聽從之

癸未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呂景初判尚書刑
部仍賜五品服景初衣綠入謝既改賜章服乃詔自今
知雜御史衣綠者告謝日令閣門取旨

丁亥工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李昭邁為天章閣待制知
滄州諫官吳及言昭邁不可用尋改知陝州

辛卯刑部郎中直龍圖閣知兗州王逵追一任官勒停都官員外郎通判兗州馬預罰銅二十斤徙小處通判初逵以公用蠟燭及墨遺京師要官又課人收枯骨而葬之以故冢墓多被發者及離細民夫婦而自主其家昏嫁馬預訟其事預亦以鬻所得酒于部中故皆坐之癸巳詔三司禁中所降物帛送雜賣場其令判官一員監勒平估之毋得押配人戶

丙申詔三司編天下驛券則例從樞密使韓琦之請也

四年正月張方平上其書

夏四月壬寅御前忠佐馬軍副都頭向寶為禮賓使并代都監寶鎮戎人素有武伎屢更戰鬪用邊臣薦而特擢之

癸卯賜開封府界開葛家崗新河役卒緡錢

乙巳詔省府推判官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非體量劾奏而為知州者並理本資序其朝辭所賜及添支遇恩

補蔭子弟亦如之

辛亥契丹遣崇儀節度使蕭慶給事中李軻來賀乾元節

癸亥引進副使知邕州蕭注為西上閣門使留再任

此方載大理殺儂智高事已在至和二年六月更詳之

甲子河南府言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吳育卒贈吏

部尚書諡正肅

乙丑罷修睦親宅祖宗神御殿初翰林學士歐陽修言神御非人臣私家所宜有若援廣親宅例當得興置則

是沿襲非禮之禮詔送兩制及臺諫禮官詳定言漢用春秋之義罷郡國廟今睦親廣親宅所建神御殿不合典禮悉宜罷上以廣親宅興置已久不欲毀之睦親宅遂罷修營

丙寅

案丙寅宋史作丙辰合前後誤詔曰朕惟分治州縣干支考之當從丙寅宋史誤

付之守令案督守令付之轉運使提點刑獄而比年以來吏或貪恣害物耄昏不事事以弛為寬以苛為察賦斂有常或增重之以為勞刑罰有經或出入之以為能而使者莫之舉豈朕所以寄任之意歟其各思率職毋撓權幸毋縱有罪惠綏吾民以稱朕意

丁卯詔臣僚赴任益梓利夔路其遠接人陸路止于京師水路止于荆南若路不由京師即計其地里不得過

六十程若舊例不及者止如例初三司使張方平言兩川迎送之役有經涉水路來往萬里之遠至有餓乏病死者不可勝數故著此條

戊辰詔諸州縣驛舍停館者毋得過一月違者所屬吏以違制論仍令轉運提點刑獄司每半年一舉行

五月庚午朔降知汝州李壽朋知荆門軍同提點京西刑獄石用休知威勝軍時侍御史朱處約奉使過汝州言京西歲饑壽朋令郡人獻材木修廨宇亭榭重為勞擾下提刑司體量而不以實故并責之

辛未錄故給事中集賢院學士孫僅孫授為太廟齋郎樞密使韓琦言僅太宗朝第一人及第今其後無祿仕者故特恤之

壬申管勾國子監吳中復言舊制每遇科場即補試廣文館監生近詔間歲貢舉須前一年補試比至科場多就京師私買監牒易名就試及旋冒畿內戶貫以圖進取非所以待遠方孤寒之意請自今遇科場補試監生如故仍以四百五十人爲額從之尋又增一百五十人

又增一百五十八人乃六月丙寅今并書

癸酉右正言吳及言太宗朝嘗給三司判官御前印紙歷子令批書課績今其制雖存而無考校之法請自今歲終按功過而升黜之詔以及所言錄示三司使方平辛巳福建轉運使劉立德知婺州諫官陳旭言其年老不任事也

壬午以故西蕃恩州團練使默覺戡子轄薩斯鼎爲順

州刺史默覺戡居總噶爾城既死所部立其子母李氏

懼孤弱不能守乃獻皮帛入庫廩文籍于嘉勒斯賚因

受之本傳默覺戡初補嚴團後以恩團卒按實錄寶元二年四月初授順團與本傳不同今從實錄

戡居總噶爾城其詳見景祐三年末高永隴右日錄云默覺戡死無子遂絕蓋不知有轄薩斯鼎也或因轄薩斯鼎微弱不能自立謂之絕則可然非無子也今不取

初鹽鐵副使郭申錫受詔行河與河北都轉運使李參

論議不相中訟參于朝曰參繇呂公弼薦遷諫議大夫

爲僥倖參轉諫議大夫在又遣小吏高守忠齎河圖屬

宰相文彥博御史張伯玉亦奏參朋邪結託有狀以事

連宰相乃詔天章閣待制盧士宗右司諫吳中復推劾

而申錫伯玉皆不實伯玉以風聞免劾乙酉詔曰朕常

患民之好爭而風俗漸靡于薄也思有以革正之非吾

士大夫躬率以義而導之于善則何以哉申錫官職事
守不為輕矣宜遴所舉以道吾民者而與參相決河議
論之異遂成私忿章奏屢上辨訴紛然敢為詆欺處之
自若以至與獄置對逾旬參驗所陳一無實者士人之
行乃至是乎使吾細民何所視效其降申錫知滁州勝
于朝堂申錫尋改知濠州盧士宗附傳墨本載士宗言
有罪第可移文不宜追攝朱本已削去今不取李參
附傳云自河決橫隴迫近北都因治金隄歲興夫二十
萬參度隄已完請輟一年省夫十二萬是何年當考劉摯作
乃改知澶州不知省夫十二年修六塔使河東行申錫言其非
郭申錫墓誌云嘉祐二年修六塔使河東行申錫言其非
參典其事初皇祐中議開六塔使河東行申錫言其非
是後果不成東北被其患至是議塞而參意異詔罷參
申錫因疏參他過坐知濠州按參未嘗罷河轉運使
明年八月乃改知澶州不知濠州何故如此謬誤今不取
蘇軾代張方平作趙概神道碑云李參為河北轉運使
職事辦治進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為諫官爭之
曰參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概言陛

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按申
錫此時不為諫官參轉諫議大夫在嘉祐元年十一月
以司封郎中遷少府監為河北轉運使在元年八月自
入月至十一月才四月爾所云職事辦治亦未詳恐皆
謬誤今詔宗正等自今白身人娶宗室女須三代有
官或父祖曾任升朝官而告敕見存者仍召京朝官委
保之其在任者三代雖不盡有官亦聽
甲午契丹遣林牙歸德節度使耶律嗣臣右諫議大夫
劉仲來獻其國母遺留物
六月丙午吏部尚書平章事文彥博罷為河陽三城節
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郭申錫張伯玉攻彥博雖不
勝彥博亦不自安數求退上許之戶部侍郎平章事
集賢殿大學士富弼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樞密
使工部尚書韓琦依前官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樞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一
密使山南東路節度使同平章事賈昌朝罷爲鎮東節度使右僕射兼侍中景靈宮使文彥博始求退諫官陳旭等恐昌朝代之乃疏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別爲客位以待宦官又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弗治昌朝由此罷然昌朝釋宦官矯制後驗問無事實初温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昌朝以姑事之諫官劾昌朝交通女謁指賈氏也 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尙書宋庠爲樞密使同平章事樞密副使禮部侍郎田况爲樞密使 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王堯臣加吏部侍郎帝初欲用堯臣爲樞密使而當制學士胡宿固抑之乃止 給事中參知政事曾公亮加禮部侍郎樞密使 戶部侍郎程戡加吏部侍郎 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昇

爲樞密副使

庚戌翰林學士歐陽修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修承包拯威嚴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爲言修曰人才性各有短長實不能舍所長強所短也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包拯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羣臣數有言者卒未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持久不決何也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願采詩人維城之義固天下根本之地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行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唯陛下裁察帝喜曰徐當議之拯又言眞宗因

對輔臣言及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朕常深以爲戒至于班秩賜與不使之過未嘗矜貸此輩常知畏懼王旦等對曰先代事迹昭然足爲龜鑑陛下又屢言及此實社稷之福也臣竊見近年內臣祿秩權任優崇稍過恐非所以保全之也以陛下英明神斷有罪必罰此輩或不敢爲大過然在制之于漸庶免貽患惟陛下佩服先帝之言以爲格訓凡事更加裁抑又言朝廷凡降詔令行之未久卽有改易外議紛紛深恐于體不便且詔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焉可不謹乎緣累年以來此弊尤甚制敕纔下未逾月而輒更奏請方行又隨時而追改民知命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乎欲乞今後朝廷凡處置事宜申明制度

更加謹重臣僚上言利害並請先下兩制集議如可經久方許頒行于後或小有異同非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更易如此則法存畫一固有常格又陳教養宗室之法請條責諸路監司及御史府自舉屬官諫官御史不避二府薦舉者聽兩制得至執政私第事多施行此據傳今正傳削去教養宗室臺諫官不避二府所薦舉聽兩制詣執政私第二事不知何故當考之詔

正衙連十日值假者放一日

壬子上謂三司使張方平曰監御厨內臣竇昭齊等宴

日擅殺羊羔且羊羔乃物之未成者而在其生理嘗戒

使勿殺今復殺之不可不懲也特衝替

甲寅詔學士院編錄國朝以來所撰制誥文字從歐陽

修之請也 審官院言勘會見祇候差遣京朝官員數

至多闕次全少待次一二年貧窶者眾欲望並許請假
出外等候闕次更不立定假限候至名次稍高任自參
假赴院釐務從之

乙卯賜辰澧州捕殺蠻賊土丁緝錢

丙辰提點荆河北路刑獄司勳員外郎潘夙權本路轉

運使時蠻反邵州殺隊將及其部兵故就委夙經制蠻

事夙駐兵貨木寨親督兵援所遣將破團峒九十餘據

夙傳寔錄無蠻反邵州事當考范祖禹銘郭達墓云

邵州武岡楊昌透反詔以達為湖南鈐轄兼知邵州至

則潛師夜起徑至賊壘黎明圍數匝昌透登柵大呼達

命縱火焚柵斬其將雷鐵城等數輩諭昌透令降昌透

亦以所領十餘州求輸租賦夙美之從曾孫

丙寅入內都知史志聰副都知任守忠都大提舉內中

修造先是修皇儀殿西廡而三司言營造多虛占名役

枉費材料故命志聰等總領之尋又命勾當皇城司入

內副都知鄧保吉文思使帶御器械李繼和提舉東西

華門以南諸處九月五日事併入此

丁卯交阯貢異獸二初本國稱貢麟狀如水牛身被肉

甲鼻端有角食生芻果瓜必先以杖擊然後食既至而

樞密使田况言昨南雄州簽判屯田員外郎齊唐奏此

獸頗與書史所載不同儻非麒麟則朝廷殆為蠻夷所

詐又知虔州比部郎中杜植亦奏廣州嘗有蕃商辨之

曰此乃山犀爾謹按符瑞圖麟仁獸也麋身牛尾一角

角端有肉今交阯所獻不類麋身而有甲必知非麟但

不能識其名昔宋太始末武進有獸見一角羊頭龍翼

馬足父老亦莫之識蓋異物雖中原或有之爾雅釋麋

大如鹿牛尾一角驕如馬一角麀麀身牛尾一角又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然皆不言身有鱗甲廣志云符拔如鱗皮有鱗甲此雖近之而形乃如牛又恐非是故在外之臣屢有章奏辨之然不知朝廷本以遠夷利朝貢以示綏來非以獲麟爲瑞也請宣諭交阯進奉人及回降詔書但云得所進異獸不言麒麟足使殊俗不能我欺又不失朝廷懷遠之意乃詔止稱異獸云

秋七月壬申詔諸路轉運使巡檢捉賊使臣有不職及場務賦虧者並許奏入衝替

癸酉福州進士周希孟爲國子監四門助教本州州學教授以知州蔡襄言其文行爲鄉里所推也襄世閩人知其風俗往時閩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襄得

希孟專用經術傳授學者嘗至數百人襄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陳襄鄭穆學行著稱襄皆折節待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孝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襄下令禁止至于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訓敕之及襄去閩人爲立德政碑襄穆皆福州人也

乙亥詔京西轉運司京索河水浸民田其發卒二千往護築之

己卯內降劄子臣僚上言開封府推官吳充與權知開

封府歐陽修為親家遂除戶部判官近制推官或改判官通三年方授三司判官充在府始逾年而遷之頗為僥倖中書請以元奏付外施行御批已焚毀又請上封人姓名不報

丙戌案丙戌宋史詔比廣濟河溢害東明民田原武縣作丙子亦誤

河決汴隄長城口漂浸封邱等處苗稼其權倚閣夏稅

及食鹽錢仍令開封府界提點按行諸縣而賑救之

丁亥命權御史中丞包拯領轉運使提點刑獄考課院

已丑降前知雄州舒州團練使馬懷德為四方館使英

州刺史前高陽關路鈐轄北作坊使廉州團練使閻士

良為崇儀使御史呂景初言懷德在雄州因士良入奏

事而嘗以牛黃麝臍賂之故也罷諸路經畧安撫使

奏舉親戚管勾書寫機宜文字

庚寅詔邕州知州自今毋得輒出巡邊時蕭注數領兵

出巡溪峒而轉運使王罕言其生事也詔皇親自今

並年十三以上宣繫年十五以上聽成昏初判大宗正

司允讓言宮院嫁娶自來未曾指定歲數止是本宮使

臣臨時保明即送入內侍省施行恐更有年未及而

內降傳宣者于禮有違下禮院詳定而降是詔

壬辰復以度支員外郎范祥制置解鹽從三司使張方

平及御史中丞包拯之言也祥自慶厯八年十月制置

解鹽皇祐五年四月坐他罪責去祥始言歲入緡錢可

得二百三十萬後不能辦皇祐三年入緡錢二百二十

一萬四年二百十五萬以四年數視慶厯六年增六十

八萬視七年增二十萬又舊歲出權貨務緡錢慶厯二年六百四十七萬六年四百八十萬至是權貨務錢不復出其後歲入雖贏縮不常至五年猶及百七十八萬至和元年百六十九萬其後遂以元年入錢為歲課定率量入計出可助邊費十之八久之並邊復聽入芻粟以當實錢而虛估之弊滋長券直亦從而賤歲損官課無慮百萬故方平及拯請復用祥祥既受命請重禁入芻粟者其券在嘉祐已前每券別使輸錢一千然後予鹽又言商人持券若鹽鬻京師皆虧失本錢請置官京師畜錢二十萬緡以待商人至者券若鹽估賤則官為售之券紙六千鹽席十千毋輒增損所以平其市估使不得為輕重詔以都鹽院監官兼領之自是稍復祥舊

云此據本志

癸巳以夔州路旱饑命侍御史丁詡為體量安撫使權御史中丞包拯言右正言吳及立身有守遇事敢言緣與樞密副使張昇妻是親奏乞外郡然昇妻亡已久理不當避乞令依舊供職許之會要七月事今附月末權知開封府歐陽修言臣伏見諫官陳旭所請僥求內降之人委二府劾奏干請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行尋聞李璋因內降責罰自後罕聞敢求內降以希恩賞者以此見至公之朝必信之法可以令行而禁止也然旭所請祇為恩賞之一而小人僥求無所不至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之間十次承準內降或為府司後行或為官院姨媪或為內官及干繫人吏等本府每具奏至於再

三而內降不已至于婢妾賤人犯姦濫等事亦敢上煩
聖聰以求私庇宦寺小臣自圖免過反彰聖君曲法之
私雖有司執奏終許公行然小人干求未有約束止絕
臣欲乞今後應有因事敢干求內降者依舊許本府執
奏外更乞根究因緣干求之人奏攝下府勘劾重行責
罰如本人自行干請者亦乞一就勘鞫加元犯本罪二
等斷遣其情理稍深及干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牒
報御史臺彈糾勘劾施行所貴止絕小人干亂公朝敗
紊綱紀修奏此不知何時修自稱權知開封未及兩月
按修以六月庚戌權知開封今附見七月未

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甲辰詔禮部貢院宗室壻不許鎖廳應舉

丁未詔三司京西比歲旱屢蠲民租以其緡錢十萬下

本路助糴軍儲

辛亥度支副使右諫議大夫周湛爲契丹國母生辰使
閣門通事舍人王咸有副之開封府判官度支郎中李
及之爲契丹生辰使內殿崇班閣門祇候王希甫副之
度支判官刑部郎中朱壽隆爲契丹國母正旦使禮賓
使王知和副之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判戶部勾院祖無
擇爲契丹正旦使內殿承制閣門祇候王懷玉副之湛
辭不行改命戶部副使吏部員外郎楊畋畋以曾伯祖
業嘗陷敵辭乃命權鹽鐵副使工部郎中王鼎代往朝
廷以今契丹母子上弟婦行也禮不可通問敕使者但
遺書契丹傳達聘物而契丹人必欲面見使者致書鼎
以禮折之契丹詘服自是爲常

此據李清臣所作王鼎墓誌 蕭氏契丹主洪

基之祖母也及之迪從子

己未吏部侍郎參知政事王堯臣卒上幸其第臨奠輟

視朝一日贈左僕射諡文安

庚申荆湖北路轉運使言已招安彭仕義省本路軍馬

始雷簡夫受命體量仕義未可專用恩澤誘化至則督

諸將進兵築明谿上下二寨據其險要拓取故省地石

馬崖五百餘里仕義計窮遂歸所掠兵丁五十一人械

甲千八百九事率蠻眾七百飲血就降辰州亦還其孥

及銅柱時師寶已死遣師黨歸知龍賜州戒令勿殺自

是仕義歲奉貢職如故

辛酉封左屯衛大將軍秀州團練使從信為榮國公吳

懿王德昭孫舒國公惟忠子也從信嘗謂唐十院置維

城庫約諸王廩入而上下均其用今雖奉養之費一出

縣官然屬大者猶或不給且諸王邸多殖產市井日取

其資惟懿王院初無餘財因令治一庫帥諸宗子月視

祿之厚薄輸十之一既而車馬賓客冠昏喪祭之用無

不獲其助今其法不廢今謂熙甯間也

是月詔立定橫行員數客省引進四方館各置使一員

東西上閣門使其二員閣門引進客省副使其六員閣

門通事舍人共八員內閣門副使轉引進副使引進副

使轉客省副使客省副使即依諸司副使磨勘條例施

行遇閣門使有闕則以次轉遷補不拘磨勘年限內有

歷閣門職事後別無近上臣僚同罪奏舉及曾犯賊及

私罪杖以上情理重者若遷補名次到日並與別除他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七
官內有任東西上閣門使或四方館使及七年無私罪
未有員闕遷補者與加遙郡其改正任者須授引進使
及四年轉充團練使客省使四年轉充防禦使其戰功
并殊常績效非次拔擢者勿拘 知鄆州劉敞言臣聞
愛至者慮常過而憂遠者言必深臣在闕門之外備東
藩之守誠不當越職出位以干言責然竊惟忠臣之義
雖在畎畝猶不忘君况如臣者豈得已哉陛下少賜詳
擇昔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其言曰商王中宗及高宗
及祖甲及文王皆以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是以膺
無疆之福子孫蕃昌此聖人之至言也陛下臨政以來
履而行之三十七年矣百姓賴陛下之德養老長幼人
遂其性自三代漢唐之盛未有及于今日者也臣願陛

下日謹一日與天無極比聞車駕數臨苑囿置酒觀樂
雖聖心處之自有常節而議者亦謂太頻臣恐近習苟
于承意而不能諫大臣限以體貌而不得言如此則傳
聞四方未副盛德外之則嫌怠于政事有遊觀之好內
之則疑酣于酒德違攝生之理孔子曰樂宴樂損矣臣
願陛下玩心于神明養之以清靜聽止于中聲毋以煩
耳味止于實氣毋以爽口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
曰樂節禮樂益矣惟陛下裁幸

此疏據劉敞集云嘉祐三年八月今附月末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一百八十七

六



